

第四章 一味滥杀，西施冒死劝谏

吴王夫差好大喜功，兴师动众，不远千里攻打齐国，视吴国健儿的生命如草芥。伍子胥犯颜直谏，夫差赐之属镂剑。杀十万个小儿，年幼者仅四岁，可见其愚昧、残暴，西施冒死劝谏。

一 借火烧人，子贡不遗余力

虚伪主极，“仁者爱人”！

“越国万岁！”

一阵激烈的欢呼从练兵传上扬入云霄，越国的勇士们沸腾了！

练兵场正中竖起一根八丈高的长柱，上面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越国旗帜，旗杆下面立着南林剑女，头发上面包扎着桃红色的绸巾，着蓝色白花的紧身衣裙，脚穿一双软底鞋，新月眉，丹鹤眼，蒜鼻小嘴，英姿飒爽。

“武士们！”南林剑女手持竹剑，立丁字步，高声叫道，“你们可以用长剑击我，随便多少人，也允许一起上，只要有一个人以剑击中我，我就认输。但是，凡被我竹剑击着的武士，立即退往大王观台边站着，不得再战。”

这样奇特的比赛，不仅令越兵骇讶，就连勾践与范蠡也为之震惊。场上将士何止千人，其中不乏剑术精良的高手，一个十九岁的女子如何敌得过这许多人！

范蠡站起来，向勾践望着，勾践点点头。范蠡向将士们一招手，立即涌出大约二十余名士兵，围住剑女。人人精神饱满，体格健壮，一起举剑向剑女砍去，气势凶猛，刚劲有力。以为剑女无法逃脱了，不料剑女将身子往下一蹲，矫若游龙，一跃而起，从半空中落到包围圈外，就势将竹剑拦腰一划，士兵被击中十余人，余者愕然，立即转身又拼力合击。场外一片呐喊，又冲上五十余人，前后左右层层包围住剑女，剑锋一齐向剑女刺去。那剑女架势起伏，动作灵敏，竹剑竟柔中含刚，击在铁剑上，犹如钢棍，士兵觉有千钧之力，手臂震麻，人亦随之倒下。士兵欲以众取胜，此时围者已逾百人，剑女毫无畏惧之色，冲拳踢腿，轻便利落，蹦蹦跳跳，动作紧凑，人难见其面，更无法辨清其剑锋所指了，惟见将士们纷纷被击中，退出阵外。而围者愈来愈多，其中有一位伍长，被击倒在地，勃然大怒，心有不甘，便遥遥将手中长剑向剑女掷去，一线寒光，直向剑女射去。暗剑伤人，这里赛场中决不允许的，不少人皆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柄投剑，只听“口当”的一声，火星迸发，大家眼睛一眨，再看，剑女已经无影无踪，无不骇然。忽然有人发现身边地上插着竹剑，伍长却不见了，忙去报告范蠡，连勾践也为之瞠目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这时忽闻半天里大叫：“我来也！”大家此时望见剑女高悬在旗杆顶端，左手拉着旗杆，左脚顶住旗杆，侧身右垂，右手正拎起伍长右脚，用力向天空一抛，但伍长在半空中不停翻转，直往下栽，将及地面，忽然顿住，原来正被南林剑女用手托着，来到大王观台前面，慢慢放下。见者无不顿足鼓掌，欢声雷动。

范蠡亲自捧杯敬酒，恭立其侧，叹道：“剑女勇猛，天下第一人矣。”

南林剑女笑道：

“小女子纵然勇猛，也不及吴国力士石番之十一。击剑要在剑术，剑术运用持其智耳。相国当有闻于宝剑之锋利者，昔我先王允常使欧冶子制剑五，湛卢、磐郢、鱼肠献于吴，越存巨网、纯钩，皆能穿铜釜、断铁石，然犹不及干将、莫邪；干将、莫邪锋利无比矣，然犹不及夫谭属镂剑；夫谭属镂剑纹若流水不绝，以之击水，可令江水折扬。这柄属镂剑置越宫三代而未损伤一人之毫发，白发垂髻皆能持之舞，若国王登城而麾之，可以顿使敌人三军失败，流血千里，此有人之神，始显剑之威也，人之神得之于人之智，凡击剑者必先能踢腿、劈叉、弹脚、查拳……跳跃闪展，灵敏巧捷，若豹奔、若虎扑、若熊击、若兔遁、若鹰之冲飞、若猿之纵跳……躲闪攻击，轻快敏捷，手脚灵活，始可击剑。”

勾践叹道：“寡人今年四十五岁，始闻剑术，士兵习此，需多少时日始可击人？”

南林剑女揖道：

“士兵用于战争，一年时间。先练一些跑跳纵蹦，摔跤擒拿手脚功夫，无非是拳打胸、肘撞肋、脚蹬肚、头顶腹的粗糙伎俩，打练起来，能够撩拨灵活，轻快飘洒，便可软刺硬劈，搏虎斩蛟，击人则无不立倒。”

“是这样么？”范蠡问。

“当然还有。”剑女说，“如何用剑刺杀敌人，保护自己，闪避敌人剑锋，引诱敌人到自己剑下，以便砍杀，剑锋如何对准敌人要害，如何将力量运用于剑锋之上……这些则不是人能教练，需要士兵自己在战斗中去学习了。”

范蠡谢道：

“此后就请剑女教练士兵，我在这里先拜谢了。”

剑女诚恳地说：“国破家亡，人无不以为羞耻，草民焉能无恨？然越国与吴国濒海临江，多湖泊溪河，剑再长，亦无法

施展其技，请相国重用丈人陈音，民女自不敢逃其责。”

范蠡回首，望见陈音已经立起，正朝这边施施走来。这陈音身材魁梧，肩阔臂粗，慈眉善目，胸前飘着髯须，来到观台前。范蠡命人搬来绣墩，陈音并未就坐，向勾践长揖道：

“大王，南林剑女父亲乃越山埤中大剑客，内功尤佳，臣曾见其摘一片枫叶，遥掷草中一只野鼠，鼠被枫叶击中，像被剑刺而死，令人骇异。有一次，臣与剑客在五泄溪谈剑术，忽然看见巨树上出现一只白色鸟雀，长尾而曲，昂首宛啾啼鸣，悦耳怡目，剑客喜道，‘是处山青水碧，连鸟雀也这般俊美，正在说着，似觉耳畔有轻风掠过，回首一望，剑女倏忽无踪，忽听树上鸟叫，再抬头看，剑女已骑上树杆，将白鸟捉在手中了，快捷如此，无人可及，时剑女仅十三岁。臣儿女皆随剑女习剑，儿剑术不佳，仅能自保，故名凡篱；女得其轻巧之功，乃名俊鹤，前年被大王送往姑苏去了。”

范蠡问道：“剑客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陈音道：“剑客不愿留名，也不允许剑女言及自己的身世，因为剑女常着绿衣，便呼为‘绿丫’，时人皆呼为‘剑女’。”

剑女笑道：“老丈过奖了，何不射一弓三联箭，让将士们开开眼界呢？”

陈音微微一笑，从腰间解下一张檀木弓，弦上并排放着三支羽箭，左手持弓弣，右手指捏着矢尾，张目四顾，这时南风骤起，那旗杆顶端的越旗，展拂在蓝空里，猎猎有声。陈音大喜，将脸一仰，一放弦，在场众人都看见一支支羽箭相继射向杆端，第一支箭将越旗下面的绳子射断了，越旗向天空飞扬，这时第二支箭将越旗上面的绳子射断了，眼看越旗将离开旗杆飘荡远去，那第三支箭正及时赶到，射中越旗上面的那根断了绳头，竟将绳头重新牢牢地钉在旗杆上面，越旗仍在蓝空中飘扬。

这一精湛的射技，顿令练兵场上成百上千的将士诧异得瞪目结舌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越旗，似乎连空气也惊骇得凝滞不动了。

“好！”忽然有人尖声高呼。

“真好！”

“好极了！”

猛然间大家都拍手击掌敲击，纵跃呼喊，若狂飙卷地而起，似暴雨漫天倾下……

“学好射术，消灭吴国！”人们呼喊。

群情沸沸，欢声雷动，有人啮臂为誓，一定学好射术与击剑；有人因能得到如此名师指点，激动得相互拥抱为庆；有人喜得甚至热泪盈眶……

将士们人人喜气洋洋，长歌跳舞，如醉若迷。

勾践不停鼓掌，缓缓起立，再也忍禁不住的两行热泪，一下溢出眼眶，从两颊上落到胸前。那不是泪，那是十年来凝结于心头的失败屈辱的冰块，今天被将士们火一般的热情，溶化开来。

“越国有救了。”

勾践下颚颤动，但说不出这一话，他快步疾行，来到观台前面，张开双臂，紧紧搂住陈音那宽阔的肩膀。

“谢谢你，谢谢！”越王咽了泪说，“请帮助寡人吧！帮助越国！”

陈音泪水淌在勾践的颈项之间，连连点头，他已“含言言哽咽”了。

范蠡目睹此情，欢喜得振臂高呼：

“大王万岁！”

“大王万岁！”

全场将士一时间无不回望越王，眼睛都红红的，他们被自

己亲爱的国王真挚的情义感动了。

突然，越王面向大家，高举双臂，竭力高呼：

“越国万岁！”

“越国万岁！”将士们再一次沸腾起来。

直到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，人们还可以从奔腾呼啸的钱塘江怒潮声中，隐隐闻及当时越国勇敢健儿们的欢呼呐喊。他们决心为洗雪亡国之恨、复兴越国而勤奋习武，誓与强吴决一死战，收复山河，重整江山。不甘愿被驱使的奴隶们起来了，终将必胜，获得自由，这一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，谁也阻挡不住。

这天是八月初八，是西施娘娘诞辰日。

久久伫立在观台后面的计倪，目睹了练兵场上这一幕最为壮观的热烈景象，深深地被感动了，几番举步欲前，皆裹足止住，他不敢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气氛冲破，眼看着大王重新升坐王位，又郑重向六军诏令：所有将士必须跟从射师陈音与南林剑女习射、练剑，并且要以强弩为主，练好本领，消灭吴国。于是练兵场改称为射浦——这儿在现在山阴城西五里处。

训练士兵习武才三个月，陈音病死，时人哀之，葬于山阴西南四里之民西，人尊称其为“陈音山”是也。剑女教剑一年亦辞归南林，练剑处留有“剑女城”，在山阴城南六里远的地方。

后人赞勾践练兵精神云：

击剑弯弓总为吴，
臣薪尝胆泪几枯。
苏台歌舞方如沸，
遑问邻邦事有无？

计倪缓步来至勾践面前，拜道：

“大王，向吴国借的粮食已经运到了。”

勾践心中一喜，问道：“多少！”

“一万石。”计倪说，“是伯髡长子伯勺押送来的。臣已命人将粮食运往会稽山中的屹岗储存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勾践大喜道，“有兵有粮，吴国必亡。你要好好地接待伯勺。”

“还有，”计倪说，“太子适郢回来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勾践快活得霍地立起，连忙问道，“他一个人么？”

“不。”计倪说，“共有三千多名水兵，楼船三十六艘，戈船数百艘，满江海都是。先头水兵已陆续在海岸登陆，晚上太子就可回宫，舌庸已经率楼船山海迎接去了。”

忽然听见观台前面有人鼓掌哈哈大笑。

勾践、计倪并范蠡诸人大吃一惊，抬着看见一个人就在近旁，大约有三四十岁，长方脸，一字眉，目光灼灼放出神采，商人装束，着一身深蓝色的华丽衣裳，正朝勾践弯腰拜揖。

勾践厉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来人不慌不忙，再拜道：“卫人端木赐特从鲁国赶来叩见大王。”

“啊，是子贡先生。”计倪笑着迎上去说，“先生光临，定有见教。”

子贡向四面望望，计倪挥挥手，范蠡诸人引众将士练武去了，计倪让子贡坐在绣墩上面。

子贡拱手问：“今天练兵场上气氛热烈，大王在观看将士们习武吗？”

勾践点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习武呢？”子贡又问。

勾践默然无言。

子贡停一会儿，回头向计倪说：

“太史聪慧过人，天下诸侯无不知，何今日疏忽乃尔？”

“这不过是士兵寻常操练罢了。”计倪笑着说。

子贡摇摇头道：“难道你们天天练兵都要高呼‘学好箭术，消灭吴国’吗？若因习武而招致吴国生疑，那就太愚蠢了；若习武为复国，让人看见，那就会因此导致无法复国；仇还没报，先让人知道，就更加危险，这样事总该明白呵！”

勾践听了休惕而惊，说道：

“直白地说吧，寡人三年石室囚虏之辱，终生难忘，忍耻苟活，练兵习武，无非想生擒夫差，消灭吴国，以解心头之恨耳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？”子贡沉思着。

勾践问：“先生有何高见？”

“消灭吴国有三种法子。”子贡轻轻将右手拍了一下左掌说，“一要练兵习武，务须兵壮马肥，然后在战场上，与吴军兵对兵、将对将，打一场矛刺刀砍的硬仗，这样取胜不易；二可利用专权擅势、以蔽主明的谀臣伯嚭，除去伍子胥、华登、文之仪等重臣，则吴国必亡，但须等待时日观看吴国内变；三须挑起吴王与各国战争，如果吴国败了，大王可乘机复国，报仇雪耻，即便胜了，吴国的军民财力也都大大消耗，成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矣，这时大王率军一旅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击溃吴国，此乃上策。”

勾践望着桌面，目光痴痴地动也不动，有好久，才缓慢地说：“先生很坦率，指出三种消灭吴国的法子都切实可行。只是要吴国跟别国打仗，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大王知道齐景公么？”子贡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。

勾践点点头表示称是。

“是位老国王。”计倪插上来说，“他足足当了五十八年的

齐国国君，妃嫔充斥后宫，子女众多。他最爱的幼女少姜嫁给夫差的父亲波秦。少姜一心思念父母，日夜号泣，阖闾怜之，乃将姑苏城的北门城楼改造得十分华焕，更名为‘望齐门’，让少姜居之。少姜凭栏北望，仍不见故国，竟抑郁而终，死后葬虞山顶，冀其游魂可望海外之齐国也。”

直到今天，常熟县的虞山上齐女墓仍在，旁边还有一座“望海亭”哩！

“子女多也有子女多的麻烦。”子贡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，“齐景公的嫡夫人燕姬生了一个儿子，可惜死了，前几年，他的宠妾鬻姒竟然为他生了一个老来子。”

“是名字叫荼的吗？”勾践想想不觉也笑了，“因为年幼，国王就叫他为安孺子，很得齐景公宠爱。这位老国王常常趴在地上学老牛爬行，口衔绳子，让孺子牵着走，‘孺子牛’大名天下尽知。有趣的是一次，孺子走着走着，突然跌倒，把齐景公的牙齿也拉掉了。”

“因为齐景公太老了。”子贡摇摇头，“大臣们劝告他早日立个太子，以安人心，眼看齐景公都已七八十岁，可他还希望等安孺子长大一些，立为太子，又不肯说出口。因此一推再推，直到病危急了，恐死后内乱，才将世臣国夏、高张召到床前，要他们立荼为太子，并将另外的五个公子迁到莱邑，以防捣乱。公子之中最长的是阳生，跟阳生处得最近的是大夫陈乞，陈乞怕阳生被杀掉，劝阳生带着儿子壬与家臣闾止逃往鲁国，接着，公子钜也逃往鲁国；公子嘉、公子驹、公子黔都奔卫国去了。到秋天，齐景公死了。第二年，就是周敬王三十一年，国夏、高张立荼为齐国的国王，二人乃左右秉政。陈乞表面上一方面讨好国夏、高张，一方面勾结鲍牧，谁知他竟然于六月二十三日杀高张，迫使国夏出奔莒国，立阳生为悼公，自为左相。陈乞旋即弑安孺子，又杀了右相鲍牧，自己独相齐

国。立国书、高无平、鲍息为继三家之祀。周敬王三十五年齐国发生一件事情……”

“这位齐悼公也太不安分了！”计倪叹口气道，“登位后头一件事就是将还不懂事的弟弟荼杀死，将荼的母亲赶走，把父王齐景公的嬖臣王甲杀了，将江说抓起来，王豹囚在句渎之丘。第二年，悼公即位，邾国君益傲慢无礼，鲁国上卿季孙斯引兵伐邾，捉住益，囚在负瑕。益的夫人是悼公妹妹，悼公勃然大怒，就派人到吴国，请求出兵一齐伐鲁，只是这一仗没有打成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勾践问。

“事情搅在一起了。”子贡接上去说，“悼公在鲁时娶了季姬，返齐后，季姬不回齐国，悼公又一气。周敬王三十三年五月，齐伐鲁，不久便改占了两个城池，鲁国慌了，忙将季姬送到齐国，怕吴国与齐国联合起来攻打鲁国，又将益也放了。悼公把两个城池退还鲁国，齐鲁两国又和好如初。”

“周敬王三十五年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勾践关切地问。

“这就叫招鬼进门——活得不耐烦了。齐悼公请吴兵伐鲁，虽然吴国到鲁国有两千里之遥，行军要走三个月时间才够，而吴军终于来到鲁国，还接连打了一些胜仗。季孙斯向吴军求和，说道：‘吴国攻邾是不得已的呵！吴国和鲁国才订盟约不久，鲁国不敢背弃盟约上所规定的，每年得向吴国缴纳贡赋八百车，鲁国地面小，如何担负得起？鲁国从邾国顶多得到六百车贡赋，自己贴一些，就保证对吴国的贡赋不会缺少了。不然的话，叫鲁国拿什么进贡给吴国呢？’吴国想想也是，就也与鲁国订了和约，这时是周敬王三十三年。第二年春天，齐悼公派大夫公孟绰到吴国，对夫差说，‘鲁国已经服罪，不敢劳动大王军旅了。’夫差听说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‘吴国军队，难道由齐国随意调遣吗？难道吴国是齐国的属国吗？滚开！我要去

齐国问问，你们为什么一时这样，一时那样？’看，吴国和齐国的战争不是一触即发了吗？”

“啊！”勾践吐了一口气，并没有回答子贡。他明白子贡是个商人，一张嘴巴两层皮，没甚紧要，自己若要再触犯了夫差，那就不是关在石室里喂喂马的事了，有可能会人头落地，一命呜呼，这就使他不得不谨慎行事了。

“事情还不如此简单，实际上吴国与齐国已经打起来了。”子贡望望勾践，继续说，“因为鲁国利用了这一大好良机，送些金银珍宝给吴国，说愿与附庸小国共同出兵，跟吴国攻伐齐国。吴国非常高兴，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冬，就兵分两路攻打齐国，夫差自己率领士兵沿邗沟北上；徐承率领水师自黄浦江入东海，直奔齐国的琅琊而去，夫差大军才到齐国边界，鲁国并其附庸小国邾国与郟国的士兵也到了。四国联军一举攻占郟城。齐国上下，无不惊惶，人人怨恨悼公无事生非，招来外侮。丞相陈乞又死了，他的儿子陈恒继承相位，在齐悼公阅兵时，陈恒用鸩酒将齐悼公毒死，这是周敬王三十五年春天的事了。陈恒向夫差告讦道：‘寡君得罪上国，劳师远伐。今寡君暴疾溘薨，上天代大王行诛，幸赐矜恤，勿陨社稷，愿世世服事上国。’”

当时夫差命徐承率领大翼、小翼无数，自今日之吴淞江，经吴江、崑山、嘉定、青浦，到上海的黄浦江径入东海，向齐国驶去，进行了中华民族史上有记载可查的第一次海战。水兵们忽觉眼前一片汪洋，除了几只水鸟翱翔于长空水面之外，就是浩浩荡荡、横无际涯的海水了。天泱泱以垂云，浪加施而喷涌，四海溟泮，渺渺乎如无穷极矣。这些吴国水兵平日很少在海洋里训练过，这番船行约两千里，士兵们便人人呕吐，加之进食饮水少，直累得头昏目眩、精疲力尽。好不容易到了山东，徐承叫船只停泊在齐国的琅琊海口灵山湾里，密密麻麻，

倒很壮观，打算休息几天，登陆攻齐。没想到四更天时，晓风渐起，一阵鼓声，灵山湾外突然涌进成千上百只齐国戈船，船上人手执长矛、砍刀与火把，齐声呐喊，那戈船不大，往返如梭，十分灵活，靠近吴船，齐兵便将火把投向吴船，还用砍刀将吴船砍出许多裂口，让海水灌进。待到吴兵惊醒仓促应战时，但见火逐风飞，整个灵山湾都被火烧红了，漫天彻地，也不知来了多少齐兵，无不惊骇。所幸的是吴兵带来无数强弩，就用箭向戈船上乱射，戈船虽能冒烟突火，但却低于大翼、小翼，袭击不到吴兵，反被吴兵射死不少。天色逐渐放明，齐兵一声唿哨，戈船尽皆散去，吴船不敢追赶。到天明，徐承见士兵被火焚水溺、中枪着箭的很多，十条船有六七条都被烧坏砍破，又怕齐兵前来袭击，只好一面领着船队回国，一面派传骑驰告吴王。夫差听说，暗暗吃了一惊，并没声张，便亲自前往齐国军营之外拜祭齐悼公，过了三天，带着军队回姑苏了。”

“哦，吴国军队也败了！”勾践大喜，这增加了他击败吴军的信心。

“事情还没完没了呢。”子贡摇了一摇头说道，“陈恒立齐悼公的儿子壬为简公。齐简公却很聪明，拜陈恒为右相，将自己的家臣阚止立为左相，借以分散陈氏的权力。陈恒满肚子都是火，再看看大臣之中国书、高无平无不是陈家的死对头，必须斩草除根，心才能安。于是奏明齐简公道：‘鲁国伙同吴国攻打齐国，气死老王，此仇不能不报。’齐简王认为是。陈恒乘机将此心腹留在朝中，荐国书为中军、高无平为上军、宗楼为下军，并将闾兵明、公孙夏、公孙挥、东郭书等都送往战场，现在战车千乘已屯于汶上矣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？”勾践迟疑一下说，“看来齐国准备讨伐鲁国了，这与吴国无关呵！”

“大有关系。”子贡说，“夫差上次攻齐，志在必得，故而

动用全国水师，很想出其不意地在琅琊登陆，与他的士兵合围临淄，一举而屈服齐国。真没料到，吴国水师不仅未得逞，反而惨败了。”

“这对飞扬跋扈的夫差是一个大大的打击。”勾践喜悦地说。

“可也引起了她强烈的报复之心。”子贡说，“夫差过去就曾经两次约会鲁国讨伐齐国。”

“鲁国怎样呢？”勾践问。

“如今齐军已屯兵汶上，朝夕即入鲁境，鲁人反而日夜望吴师至，若久旱之盼甘霖。可夫差又犹豫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怕大王乘机报复呵！大王这样大造声势地练兵习武，难道吴国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勾践懊悔得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计倪摆摆手说：

“大王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仍跟平时一样，去吴馈送朝仪。不过这次大王要亲自去，这样一可表示大王忠于吴王，以趁夫差骄而好佞之心；二以重宝贿吴群臣，可用伯嚭专而善谄之口，既卑辞尽礼，夫差则无后顾之忧，精兵尽北去，内地空虚，姑苏可唾手而得矣。”

子贡道：“善哉，太史之言也。重振於越，为期不远，我现往说吴王攻齐，惟盼大王早日去姑苏。”

勾践听了再拜而谢道：“先生知寡人怨吴王，深于骨髓，今自量国弱不足伤强吴，身不安枕席，口不知甘味，专心专致苦心劳力已久，先生赐教，是存亡邦而兴死人也，敢不奉教乎？”

子贡跨上马，拱手别。勾践赠黄金百镒、宝剑一、良马二，子贡不受。勾践亲送十里外，方才返回会稽。

子贡拍马离开会稽西门，北上到灵芝，再前行，入镜湖——黄帝曾铸镜于此，故名。湖面宽阔，色绿如蓝，水波不兴。子贡不觉放松马缰，纵马缓缓沿着湖边行走。时值深秋，碧叶黄疏，只留下三五片残破的小叶，在树枝头被萧瑟寒风吹得渐渐发抖，连天衰草，皆呈沙土颜色，干枯可怜，一阵阵西风迎面扑来，已有凉意，蓝色天空时时有列队而过的雁群，沿着三山向南款款飞去，哀哀啼鸣，赶往暖处躲避寒冬。湖面上有许多人骑着木段，用腿轻轻划水，让木段漂浮着不致翻滚，手里持着一头削尖的长竹，注视着水里，发现有鱼，立即撒手投刺，只是很少刺着。有一些老人发如乱草，面目黧黑，人人仅在胸口缚把干草以避风击。子贡见了，不禁惘然，再看自己肥马轻裘，实在不能不使他的内心激荡、面孔微微发红了。

“我今年足足三十七岁，跟孔丘老师断断续续读了有好多年书了，究竟学到些什么呢？哪些学问有用呢？”

想到这些，子贡心里一阵酸楚。

孔丘时已六十八岁，教了三十多年书，博学多能，有学生几千，不少学生颇享盛誉，可在各国府门中谁也不相信这位才德兼备的老人。孔子是块美玉，他不甘愿藏在宝匣里，而希望得到人们赏识，派上点用场，能够用于治国平世中，所以常说，如有人用他治国，一年便可整顿纲纪，三年就可以大见成效了，可是谁也不用他。他在自己的鲁国郁郁不得志，周敬王二十四年，便带一批学生到处游说，十四年走遍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许多诸侯国家，都没有得到任用。回鲁后，只好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等古代文献，并删修鲁国《春秋》。可想而知当时孔子的心情是十分凄凉的，他那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？”的雄心壮志已经没有了，而时时在眷念他喜爱的学生，如颜渊、子路、子贡……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。“从我于陈、蔡者，皆不及门也。”从内心灵魂深处，孔

子发出了沉重的哀叹。

“‘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’”一阵风吹过，子贡眼角边突然落下一滴寒冷如冰的泪珠，他咽下一口凉气，连心也在冷得发抖，“先生自诩为‘学而不倦，诲人不厌，……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’，结果怎样呢？连自己这个被誉为‘瑚璉’宝器的有才能学生又怎样呢？只能凭一点学识与智慧成为一个商人，怀智藏能，左右观望，与世浮沉，营私于家，反言易辞，使白黑无别，候时转物，逐什一之利，货累巨万，富可敌国。面对着眼前这些劳苦终日的奴隶们，更是感慨万端，他们衣不遮体，食难果腹，即便送一万个‘仁’给他们又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？天哪，我几十年都学的什么啊！‘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’。如果我说的全是真话，能救鲁国吗？”

天色骤变，灰云蔽空，子贡看看前面没有什么人家，慌忙猛摔数鞭，那马沿着水边小道，撒开四蹄，如飞一般地疾驰而去……

春光常驻帝王家。

“终于到了！”

子贡微微叹喟。

他远远地就隐约看见巍峨雄壮的姑苏城楼，那上面展拂着一幅巨大的吴国旌旗，随着寒风，既庄严而又庄重，缓慢地时卷时舒，映在寥廓的秋空里轻轻飘动着的白云上面，透出凉意，浸入肌髓，使人战栗。

“滚下来！”

子贡被炸雷般的吆喝一惊，跌下马，仰起脸，望见高大的红鬃马上坐着一位白发银须老将，目光如燿，伟岸壮硕，似乎比他高出一半。

“你是越国什么人？”老将厉声问。

“不，”子贡爬起来，“我是住在鲁国的卫人端木赐”。

“孔丘学生？”

“是。”子贡毕恭毕敬地回答道。

“从越国来？”

“是。”子贡不敢说谎。

“带回相府！”

老将把马一拍，先走了。

立即过来两名武士，将子贡送进相府。子贡明白，这老将就是鞭抽楚平王尸体的伍子胥了。不久前，他到吴国，送点礼品给伯嚭，伯嚭便避开伍子胥，偷偷领着他拜会了夫差。各国诸侯无不知道伍子胥是一个坚决主张杀死勾践的暴烈如火之人。

来到大厅，伍子胥叫子贡坐在左首的绣墩上。

“你上次来过？”伍子胥问。

“来过。”子贡点点头。

“劝大王伐齐？”

“是。”子贡不敢隐瞒。

“为什么？”伍子胥声音高起来。

“因为齐国攻伐鲁国，已屯兵汶上。”子贡说，“鲁国兵寡势弱，无力抗拒暴齐，吴王仁义贯天日，兵强马壮，一呼百应，即便咳嗽一声，也足使齐、鲁山摇地动。三年前，吴、鲁又有郢衍之盟，是以敢请吴王举义施于鲁疆，苟活小民于水火。鲁国上下咸感恩垂泣，莫敢忘怀矣。”

“是孔丘叫你来的？”伍子胥容色厉肃。

“是。”

“孙丘比越国始祖大禹仅矮三寸，是鲁国巨人，还怕齐国吗？”伍子胥从不放过揶揄越人的机会。

“鲁国怎敢与强大的吴国相比呢？”子贡轻轻叹口气说，“即便太师还高出大禹一寸哩！”

“你如知道这点，就不该来。”伍子胥怒目横视，“孔丘自称有学生三千，其中贤人七十二，即便其常自诩为佼佼者的三人又怎样呢？贤者颜回，贫困早死，贤在哪里？勇者子路，时时顶撞孙丘，勇在何处？政者冉求，就连孔丘也不得不大声疾呼，要你们‘小子鸣鼓而攻之’了，这是善政者吗？你这辩者子贡，纵巧口利辞，能言善辩，然奈吴人何？”

“我本来就不想说什么。”子贡摆摆说，“我不过来将齐国近况禀报于吴王罢了。”

“你太好了。”伍子胥脸比铁冷，“你关心鲁国，甚于卫国；关心吴国，更甚于鲁国，了不起！禀报什么？”

“齐国击鲁，意在夺取霸权。”

伍子胥说：“如今晋国不是诸侯霸主么？换了齐国又何妨？何害于吴？”

“那当然不同。”子贡郑重地说，“齐国攻占鲁国之后，欲霸天下，然后面对的就是强大的吴国了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伍子胥话语冰凉，“齐国南是劲楚，西有强秦，晋国近年来连续伐卫击齐，也不见得容易对付。”

“他们离齐国都太远了。”子贡说。

“远？”伍子胥冷笑一声，“齐国到吴国，走陆路，或者走海路，都有两千里路远，难道近吗？——哦！你从越国来，也一定见到勾践正在练兵吗？”

“见到。”子贡一望伍子胥那厉肃面容，不免惊惧。

“吴、越两国陆连土、水通流，一呼吸间便能跨疆越境，近吗？”伍子胥声色俱厉。

太子友忽然走进门，向伍子胥摆下手，悄悄地坐在门边的绣墩上。

“何况吴国决不能攻齐！”伍子胥继续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子贡心一沉。

“齐国少姜嫁给吴国王父波秦，两国有联姻之谊，纵有纷争，亦犹疥癣，无大害也。况吴便胜齐，占有其土，也鞭长莫及，似得石田，守御无力，耕种乏人，无能为力。齐若攻吴，行军须三四个月，吴厉兵秣马，以逸待劳，犹如铁掌击鸠卵，齐无能逃其碎壳流黄之悲矣。今越矛正抵着吴背，吴每移步，总得回望，勾践乃吴心腹之疾。”

“越国怕无力攻吴吧！”子贡有些闪烁其辞。

“事成乎坚其志。我只身来吴，终雪家耻；大王立庭训乃报先王之仇；勾践已磨刀霍霍，又得其外楚惠王之助，老在灭吴复国，不言而喻。你谨奉孔丘计谋，奔走于鲁、齐、吴、越间，鼓唇摇舌，将病驹说成神骏，枯草话成金条，想使大王挺胸迎齐剑，袒背受越矛之袭，何其毒也。我不杀你，你速去毋滞！知道吗？滚！”

伍子胥瞋目发指，声若雷霆，将子贡的头脑也震昏了，哪里还敢再说什么。只见门侧走来四名武士，手执长矛，把子贡拎起，往门外推。

“听着！”太子友猛然起立，手指子贡说，“将他立即押至齐门外十二里之齐姜村，始逐他离境，纵其自去。”

子贡一行离开了姑苏城北的齐门。

这时已入晚秋，长空寥廓，子贡见眼前野草枯黄、万木萧疏，心却像被封闭在一只瓦觚子里面，阴暗而且闷郁，偶尔听见白杨树端留下的一两只秋蝉竭力长嘶，鸣声颤抖而凄清，哀怨绵绵。他自己有如浪迹天涯的游子浪人，拖着沉重疲乏的步子，正向家门口缓步慢行，到了苍茫四顾，他已失去推开柴扉的勇气，不忍望见那终年倚闾而望的长者慈颜上，又刻上一道道忧伤而衰老的皱纹……

让我们将早已流失的时光仔细觅回，再看一遍吧。

那天，子贡看望孔丘老师，来到庭院，处处都静悄悄的

无声息。他将手里拎着的两块肉放在厨房里，然后向书房走去，远远就望见孔子端端正正地坐在矮桌后面，没有刻竹简，也没有看书，只是痴痴地盯着左边屋角看。看什么呢？那儿空无一物，孔子精神萎靡，满脸愁云。

“老师。”子贡跨进书房，便恭恭敬敬地朝孔子叩首问安。

孔子慢慢抬起头，手指着绣墩说：“赐，来何迟也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子贡吃惊地问。

“你没听说齐国正出兵攻鲁么？”

“听说了。”子贡到绣墩上坐下，“鲁哀公位同虚设，军权掌握在季康子手里，季康子偏狭浅薄，自负其能，如此狂妄实在不堪齐国陈恒一击的呵！”

“是这样，”孔子忧郁地说，“鲁国要亡了。”

子贡默然。

“你能救鲁吗？”孔子两眼一动不动地盯住子贡。

子贡也望着孔子，惘然生悲，老人常年累月地忧民忧国忧天下，就是没忧自己，满脸皱纹加深，白发银须又添几许？才大如天命如丝，这是无可奈何的呵！他微微地将头摇一下。

孔子把眼光收回，看着桌面，像是思考着什么。

子贡何尝不明白，人只要抬头前望，不管陆地也好，高山也好，大海也好，路总有，条条宽广而且漫长，不过路不同，走的方法也不同罢了。有锁就有钥匙，寻找钥匙打开锁，这就得凭借人的智慧了。

“陈恒为什么攻鲁呢？”孔子像在自语。

子贡答道：“一洗鲁、吴去年侵郕之耻，二欲借机削弱国书、高无平势力，树立自己的威势，巩固自己在齐国的地位。”

“好办了！”孔子右手轻轻拍下桌边，“把陈恒烧鲁的战火，往南推烧吴国去。”

于是孔子就将“推火烧人”的想法讲了，子贡也以为可。

“陈恒恣肆逞威，夫差骄矜自负；勾践诡譎多变；游说时要审时度势，注意方式呵！”

子贡站了起来。

“子张想去齐国见陈恒，我没应允；子石想去，我也没有应允。”孔子摇摇头说，“只有你去，我才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。”

孔子将子贡送到门口，一再叮嘱小心，务须将战火由鲁国推移到吴国去，不能失败。鲁国不能亡，鲁国人民再也经受不住战争的灾难了。

“仁者爱人！”孔子补充道。

子贡听到孔子声音有点干哑，不觉止步回望，见孔子满脸忧伤，仍伸出瘦瘪的右手向他招着，那一双枯柴般的手臂似乎风大些就能够将其吹折一般。

“难道仁者只爱鲁国人？”子贡不觉一怔，“不爱吴国人？不爱齐国人？不爱越国人？不爱卫国人？……”

“有事吗？”孔子见子贡神态犹疑，有点焦急了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子贡也觉得自己有点神不守舍，忙转移话题补上一句说，“有两块肉放在厨房里面。”

孔子这才微微一笑。

子贡凭着自己是孔丘弟子的声望，仗着“家累千金，富可敌国”能与诸侯“分庭抗礼”的身世，来到齐国不久，便往见陈恒。他见到陈恒张开两腿，平直伸着，箕踞而坐，就掉头回走。陈恒一惊，忙请回子贡，问他为什么这样。

“我不是来谈生意，更不是有求于你，而是救你来了。”子贡生气道，“可你却这般无礼地接待我，那我回去也罢。”

“救我？”陈恒微露惊讶，请子贡坐下，问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听说丞相正出兵伐鲁？”子贡问。

陈恒点点头。

“鲁国难打呵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鲁国的城墙既小又矮，护城河狭窄而水浅。”子贡叹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，“鲁哀公愚而不仁，季康子浅薄无能，士兵怯勇，庶民怨战……”

“难道你认为齐军软弱得连这样的国家也攻占不下吗？”陈恒奇怪极了。

“齐国吗？”子贡极口赞誉道，“兵强马壮，所向披靡，将军国书勇猛无敌，天下人无不畏惧。”

“那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陈恒有点恼怒了。

“我为丞相着想。”子贡说，“丞相无力控制齐国军权，惧国书也。国书胜鲁，势力益增，愈难驾驭，丞相欲揽齐国大权，不就更加困难了吗？”

陈恒深深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正是他日夜忧愁的事呵！他时刻顾忌国书赶他下台，甚至杀死他，为其父国夏遭受自己父亲陈乞的迫害而报仇。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陈恒有点发急，“齐国军队已经开出去了。”

“这无大碍。”子贡摆摆手，“你快跟国书讲，听说吴国正调集军队来伐齐，叫他按兵勿动。”

“吴国会伐齐吗？”陈恒有点疑虑。

“这包在我身上。”子贡拍拍胸口站了起来，“我这就走，一定叫吴国出兵伐齐。”

子贡来到吴国，又去过越国，见到了夫差与勾践，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活了两颗不同之心，都愿为出兵攻齐尽力。然而就在这将一锤定音的关键时刻，竟然碰上严峻执拗的伍子胥，赶他出境……

他往哪儿去呢？思前想后，惟有返鲁，可如何去见孔丘老师呢？

走进齐姜村，四名吴国武士走了。这儿是齐国少姜来吴时休憩之处，波秦亲至这里迎亲，当时这条离姑苏城十二里的路两旁，观者成千上万，欢天喜地，载歌载舞，丝竹合奏，管乐齐鸣，真是处处锣鼓处处歌，盛况空前，如今却寂寥无声，一片荒凉，无边萧瑟了。

“子贡先生。”一位胖乎乎的小将向他拱拱手道，“我奉家父太宰之命来迎接先生。”

这真是绝处逢生，子贡大喜过望，一下握紧来人双手说，“太好了，好极了！你是伯勺世兄么？”

“是。”伯勺满脸堆笑，“先生在蛇门被太师带走后，家父就知道了，请上马，与我们一起由平门入城。”

伯勺与子贡并马而行，后面有八名骑士簇拥着，一路无阻，进了太宰府。拜会过伯嚭，稍事休息，攀谈了片刻，伯嚭便领着子贡入宫觐见夫差。

夫差大喜，问道：“先生在会稽，见到勾践了吗？”

“越王正在观看练兵。”

“练兵？”夫差问。

“不过只有几百个人。”子贡不紧不慢地说，“他听到大王将伐齐救鲁，说越乃吴之附庸小国，不敢不为大王效力，近日将自己亲自来姑苏朝觐大王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”夫差心头上的片片疑云渐渐逝去，无限轻松，说道，“寡人将移劲旅北上。太宰，你先准备起来。”

“是。”伯嚭躬身，连连应诺。

子贡事后并未马上离开姑苏，他要等待勾践会见夫差。

第二天，子贡在伯勺的陪同下游览姑苏城。这日天朗气清，万里无云，一轮白日挂在天空中。数不清的男女老少，如

水一般涌向胥门，都说观看西施娘娘进城，子贡不觉也随着人群沿河道往胥江走去。沿途有好些河道修整一新，几条大河不但河道拓宽，而且河岸都用石头砌得笔直，太湖水碧沉沉地经过河道东流入海，岸上挤满人群，个个翘首西望，等待西施娘娘。

原先越国太史计倪进贡给吴国许多花卉香草，岑出公公命花匠皆移植于太湖岸边一座小山上，名其处为“香山”。香山在胥江北边。馆娃宫内时时要熏香，每每采集香草时，船从灵岩山出发，得先到横塘，再南去胥江、循江西入太湖，复沿湖岸北上香山，绕路太多。这一天，夫差站在灵岩山顶，用强弓硬弩尽力朝香山射去一箭，遂诏命上万军民沿着飞箭所经处，掘出一道笔直小溪，名“一箭泾”。夹溪两岸皆植花卉香草，妃嫔宫女来采摘花草时，趁机嬉戏，纵情玩乐，在香草丛中追逐，阵阵欢声，像一群群蜂蝶翩翩，纷纷然上下飞舞。众女于小船上击水相嬉，处处笑语，致令唇边腮旁的胭脂也滴入溪里，水面流红矣。舟中岸畔，处处歌声响彻入云，莺去燕来，如同穿梭一般，欢快无穷。才一两个时辰，便花草满载，一条条小舟冲开水面上的残花剩草，划破碧水，这班“携香网脂”的女强人，于欸乃声中，胜利地缓缓归去……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忽然有人高呼，霎时岸边人头纷纷攒动，引颈西望。子贡也看见了，水面上徐徐漂来五列五排共二十五条彩色莲舟，莲舟两侧都绘有黄龙绿凤、白云红珠，载着香草丽菊，氤氲香气暗中飘散，令人怡目爽心、清新无比。每条莲舟均由一名身着彩衣的宫娥轻轻划拨，后面引来一条接着一条的帆船，帆船近岸两侧都有莲舟护卫，船帆用锦缎制成，船上悬灯结彩，各载着四名至八名宫娥不等，敲锣打鼓，摇铃振铎，弹琴拨瑟，轻击响板重击筑，横吹短笛竖吹箫，抹古筝，弹箜篌，捻琵琶，

吹竹笛，鸣笳角，奏唢呐……阵阵钟鼓、丝竹之声盈耳，真似置身于仙境幻乡中矣。中间一船略大，为红锦帆。舱内两旁各坐着四名宫娥，持扇持羽，捧香炉、彩镜，端方盂、兽奩……中间两张狐皮椅上，南边坐着夫差，气概豪迈，北边坐着西施，丽质天姿，英雄乎美人，无能逾此矣。船经过处，气派无比，民呼万岁，欢声雷动，后面又是绵延不绝的彩色莲舟……给后人留下“锦帆河”、“胭脂河”、“采莲泾”、“采香泾”、“西施迹”不少胜迹。子贡见了，也为之叹道：“人言夫差‘好疲民力……台榭陂池必成’，果不谬矣。吴国岂能久长？”

二 道不同，不相为谋

劝谏无用，伍太师痛心疾首。

当晚，勾践与文种已从越国携带众多礼品，赶到姑苏。先往太宰府谒见伯嚭。伯嚭大喜，连夜入宫奏明吴王，夫差言定来日早朝时接见勾践。

第二天，吴国文武百官都早早来到朝廷，喜气洋洋，原来除伍子胥、文之仪等三人外，他们无不接受了勾践馈赠的厚礼。吴王步入大殿，坐在龙椅上，接受大臣们朝拜，毕，召见勾践。勾践免冠入，膝行而前，叩问“天王万安”。吴王命人扶起，赐座，问道：

“闻尔近来操练忙甚？”

勾践躬身奏道：“今年越国歉收，饿殍遍野，盗贼蜂起。近获天王赐谷，民饥稍缓，然犹有山贼流窜，使民稍稍习武，能自卫护家免遭袭击耳。”

夫差沉吟一会，问道：

“寡人意欲引兵北上，援鲁伐齐，可乎？”

勾践挺挺胸，正了正身子。

“吴与齐间山阻水隔，路途遥远，行军不易。”勾践思索久，始说，“前日子贡先生曾到会稽言，援鲁知大王仁心义胆，能显吴名；伐齐见大王孔武有力，勇猛无敌，得威震天下，亦霸主事耳。”

夫差冷冷一笑道：“心犹畏汝。”

勾践吓得面如土色，忙俯下身子，跪倒在地，叩首不已，泣声解释道：

“上天苍苍，臣不敢负。臣命诸稽郢率卒三千，不日将至，请为伐齐死士。臣甘再为前马，替天王负剑，亲受矢石，死无所惧，以示愚忠。”

“呸！”伍子胥霍地起立，手指勾践大骂道，“闭嘴！汝欲用泪打动大王心，以巧言迷惑吾王乎？子贡欲死吴以存活鲁，汝则望亡吴而复兴越，何其毒也。勾氏小儿，看我今日斩尔狗头以奠祭我阖闾先王！”

说着，伍子胥举刀前趋，欲砍勾践，文武大臣无不骇然。勾践吓得魂飞魄丧，浑身战战兢兢，伏于地，动也不敢动。伯嚭、逢同等拔剑在手，纷纷赶过来劝阻，夫差勃然大怒，喝道：

“虎贲们，将伍员绑出去即刻斩了！”

众大臣无不知道，伍子胥乃吴国三代重臣，禀性耿直，忠诚不欺，无妄言，不容人过，这番言行，也无私意，都下跪叩首，乞求吴王赦免太师。夫差停顿一会儿，余怒未息，向伍子胥喝道：

“寡人伐齐之心已决，敢谏者死。汝只有即刻收拾，为吴下战书于齐。”

伍子胥谢恩毕，起，转身，掩面大哭而出，至门口，仰脸大呼：

“吴将亡矣，天乎！”

群臣望着太师远去的身影，黯然无声，亦有悄悄堕泪者。

夫差退朝，设宴席于东殿，亲设欢宴迎勾践与文种一行。席间，夫差悄声问子贡，如何看待越兵伐齐事。

子贡答道：

“君王，乃一国之仪，不可违礼。三千士兵可留，能壮吴国军威；携诸稽郢北上，置于军中作质；放越王回归，益彰大王恩大泽广，勾践自当永不背叛大王矣。”

夫差点头，亦以为是。

席散，夫差命勾践返越尽力治理国事，勾践拜泣，领着文种众人叩别而去。

子贡也告别夫差、伯嚭等离开姑苏城往北方走去，他略偏西走，经蔡国，过宋国，来到晋国，谒见晋定公，并关照晋国的国卿越鞅道：

“齐国与吴国将在鲁国境内进行一场大决战，这场战争不管谁胜，都必将引兵西来，谋取更多土地，与晋国争霸，晋国宜先有所准备了。”

子贡跨上白马离开雄秀的麋祁宫，出了晋国都城东门，抬头一望，但觉眼前天高地远，心胸无比宽广。他谨遵老师孔丘叮嘱，已经将齐国燃烧在鲁国门口的熊熊战火，巧妙地推行到吴国，保存住鲁国，还使晋国强盛，越国复兴。

尽管人间世事瞬息万变，然而灵岩山依然那么巍巍乎高峻入云，葱茏苍翠，好鸟迎人。夫差快步登上山头，远远就望见许多白裳素裙的宫娥欢呼万岁，跪地迎接。他笑吟吟走近西施，低声说：“阳光灼人，西子可以起矣。”忽闻右首有人噗哧

一笑，夫差转而猛然望见西施那金钗上悬着的两只小小白毛绒球，不觉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寡人又为旋波颜色所欺。”向右紧走几步，挽起西施，缓缓步入西宫。

西宫里又焕然一新，蝉翼纱窗，将屋里映成一片淡青，分外明亮清净。靠近南边窗口已放上一个盆架，架上有一只浅口的扁大陶盆，盆里放有不到两寸的泉水，清澈见底，从盆左侧边起，并排放着许多大小石块，逶迤连绵，满满当当至水中间。石皆嵯峨不齐，玲珑瘦小，且多洞孔。盆中右坡上生着一株虬曲老干苍松，悬根露爪，高不盈尺，松枝盘斜伸出盆外，仅余数根短枝左侧覆盖于石上。石左端皆有青苔，青苔中间长着一两丛丛文竹，竿竿挺立，枝叶扶疏，潇洒有致。夫差暗暗吃惊，这般景致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出来，不禁低头叹道：“石若岗峦起伏，水似暗流有声，树有势，竹含情，不知何处湖山，被西子移到这房里来了？”

西施笑着说：“大王还记得在盘龙湾时，奴婢扶着大王缓缓走过木板小桥，憩树下，待纤月徐徐升时吗？”

夫差恍然大悟，抚掌笑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那里是这么一样的盘根巨松，附近山石浅水，也仿佛相同。只是这儿空无悬月岸无柳，水里不见游鱼罢了。”

夫差携西施坐下。俊鹤捧来两杯茶，放在桌上。夫差见杯乃白玉琢成，极薄，盖上雕出一对翔凤，有一颗吞豆大小圆顶，隐约能够看出杯里茶叶正徐徐化开，根下垂，水色渐绿，夫差揭去杯盖，有股芳香扑鼻，令他气清神爽，不禁脱口叫道：“好茶！”

西施道：“此为珠茶，俗名‘绿色珍珠’。茶树生在会稽东南日铸岭上，常年雾湿露润，受天地纯正之气，茶色呈清碧，味香清纯，饮能清心，人誉之为‘三清’，久饮长寿。”

夫差笑道：“这粒粒茶叶，卷曲似西子发螺，名‘碧螺春’也可。”

夫差随命文种贡日铸岭头茶树百株，差人栽种于太湖洞庭庭山上，长出的毛茸茸嫩叶，制成茶，味香醇，即今日苏州名茶“碧螺春”是也。

后人于茶具盖上、环盖顶周围写上“可以清心也”五字，原为赞誉“碧螺春”茶。此五字挨次开头，又可读为“以清心也可”、“清心也可以”、“心也可以清”与“也可以清心”，皆成佳句，可增妙趣。

饮了几口茶，定定心。

夫差边呷着一口茶边说道：“不日，寡人将北上有事于齐。”

西施听说黯然，久久，低声问：“大王非去不可吗？”

夫差点点头道：“攻伐齐国，意在使晋国震恐，令鲁、宋、陈、蔡、卫诸国惊慌，屏声息气，不敢仰视强吴，吴称霸中原，是其时矣。”

西施垂首默然无语。

“寡人已于北上途中句曲这个地方，建‘梧宫’以储西子。”扶差抚慰道，“待秋风起兮，寡人胜齐，一定携你返归灵岩山。霸业既定，半壁湖山一美人，寡人复无所求矣。”

“难道奴婢仅仅是大王桌上一尊永远微笑着的玉雕吗？”西施哀怨重重，“成天无思无虑，不能忧愁，不会流泪，永远笑得那么文静，笑得那么茫然失神，并将那苍白无声的微笑溶化于大王纵声大笑的欢乐中去吗？奴婢不忍为也。”

夫差惊讶地望着她。

“奴婢也有一颗流着热血而且跳动着的的心。”西施继续说，“岁月如流，大王从不珍惜时光，常年碌碌于南征北战，使无

数壮士皆成白骨，粮草耗尽，老弱寡妻转于沟壑，饥饿号寒。若此，纵贵为天子，有何乐趣？”

夫差怫然不悦，振振有词地说道：“寡人霸中国，正为佐天子，兴亡国，继绝嗣，能靖天下而活万民也。大丈夫应有志贯日月，壮气能吞山河，岂可空空搔首踟蹰，蹉跎岁月吗！”

“我第一次见到天宇高远，地广水阔，还在儿时。”西施并没有回答夫差，而是深沉地叹息着……

夫差笑了：“只要走，不是天边也能到吗？不走呢？就永远也到不了。至于爬坚山，渡恶水，绕歧路，那也算不上什么。因为想到的地方终于走到，心中得到满足。寡人能率千军万马飞渡河山，横戈怒出，暗鸣叱咤，所向披靡，纵横于华夏，名动诸侯，威震天下，其志展心快，实非常人所能知的了。”

西施蹙眉凝眸，怔怔地望着夫差，还谈什么呢？

她饮过浣纱溪水，希望溪水清涟长流不竭；她爱恋灵岩山顶抚松吟涛的新生活，多想将生活打扮得更新更美并使之更久长。可她这种柔情蜜意，却总被大王那股气壮山河、威凌百邦的豪迈气概所吞噬，无影无踪。

夫差怔怔地望着西施迷惘若失的眼神里，洋溢着闪闪的温馨水光，盈盈欲滴，别有一番脉脉无限的柔情在，不禁喟然叹道：

“寡人尝见鲁妃奏瑟、秦女吹箫、晋娥弹琴与郑姬作长袖舞，以为悦耳娱目，已极尽天下之佳音与艳色。今日始知，犹未及西子凝眸处无声一颦时的明丽动人。真是香浓于酒，味甘如饴，令人甜然陶醉，回味无穷。”

三 宁折勿弯，只好折了

伍子胥寄子，从容赴死。

更有征人如痴如醉地迟迟行于途中。

伍子胥失神地放松马缰，听马徐行，不知不觉来到姑苏城北的平门，猛然惊觉：

“哎呀，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”

他愣了一会儿，就拍马出了平门，绕着护城河往东走一阵，这才踏上北去齐国的官道。该走齐门才对，他总觉得去齐不对路，可又无法不去齐国，这是一条导致吴国毁灭的道路。他已经无计拯吴于水火了，他的脚不再能走自己愿走的路，而嘴也无法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。

“我老了！”

伍子胥用手捋捋胸前的一绺银须，不禁凄然，回首一望，惟有儿子伍丰还骑在马上，紧紧跟随，茫茫的官道上寂无一人。

伍子胥将马衔一勒，等到伍丰赶上来，始并马而行。

“你多少岁了？”伍子胥问。

“十七。”伍丰有点惶惑地问，“这番爹去齐国，带我干嘛？”

“光阴真如白驹过隙，好快呵！”伍子胥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，“我三十七岁时来吴，转眼之间又过了三十八个年头。”

当年他由楚经陈奔吴，因愁无法过昭关，一夜白了须发，如今更加满头如雪了。

“我初到吴子城乃吴王诸樊所建，周围仅三里左右，城郭

卑隘。”伍子胥低头感叹，“阖闾立，我为大王建姑苏城；吴、楚、越、齐诸国都近江临海，我制成大小战船，作为攻击防守之用；我还西开胥溪，南掘胥浦，北挖邗沟，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，欲用水兵攻楚、击越、估齐、惊晋，然后霸中国。”

“楚国与越国不是都败了吗？”伍丰问。

“没有，完全没有。”伍子胥将头摇了又摇，说道，“我们仅仅是打伤两头凶猛的野兽罢了，使它们暂时收敛一下，不再张牙舞爪。它们一旦舔血伤愈之后，将会更凶狠地扑向我们，将我们咬死。楚国不是又强大起来了吗？勾践正磨刀霍霍伺机扑杀我们，你看不到吗？”

伍丰没答话。

“阖闾王逐楚昭王、屠平王墓，为我伸父兄之冤。”伍子胥语音苍凉，“我竟未能断勾践头祭阖闾王，大德未报，仰天泣血，恨何能已。”

日复一日，伍子胥来到齐国都城临淄，进入南门，但见大街两面商店林立，生意却清淡得很，路上行人零零落落，寥寥无几。他们找到鲍牧家，鲍牧儿子鲍息听说，慌忙出来迎接，请伍子胥父子入内室上座，献上茶，问道：

“太师怎么到齐国来了？”

伍子胥将下战书事说了，鲍息吓了一跳，说道：

“齐国局势混乱极了，六年中换了四个国君，家君也遭陈乞杀害了。”

伍子胥乍闻心中一惨，几乎掉下泪来，缓慢地说：

“昔日鲍牧义弟送齐少姜至吴，所以结识，为忘年交，小我十四岁，没料弃我先去。故人真若庭中老梧，一日秋风，一阵凋零，日渐稀疏，怎能不让人心中悲摧？”

鲍息说：

“齐简公正欲报鲁、吴曾袭齐之愤，已屯兵汶上，若见吴国战书，定有震天之怒，太师危乎哉！”

“老夫置生死于度外已久。”伍子胥双目不移地注视着鲍息说，“惟愿此行不辱使命。今伍丰易名为王孙丰，寄食于贤契处，望他日能返归击越，杀勾践，报阖闾王大恩于九泉，我无恨矣。”

伍子胥叫来伍丰，拜鲍息为长兄，鲍息连忙上前扶起，命人安顿好伍子胥父子住处，自己先去觐见齐简公，禀奏伍子胥下战书事。齐简公勃然大怒，欲杀伍子胥。

“不可杀！”鲍息连连摆手。

齐简公怒目横视。

“大王曾见谁个国家派太师下战书的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齐简公暗想，“这样事只要派名信卒即可，况吴国人才济济，摩肩并迹，比比皆是，也不至于动用太师呀！”

鲍息继续说道：“伍子胥是非分明，不容人过，面谏君失无讳，乃吴国铮铮忠臣，主张灭越，反对伐齐，屡谏不入，与吴王、伯嚭已水火不容，现在被遣来齐，齐国要杀死他，可使夫差自己免遭吴人毁谤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齐简公留心听着。

“伍子胥已明白自己的处境了，”鲍息不停声地说，“因此携其子来，寄养于臣家。大王纵然让他回去，伍子胥也必将谏死于吴。”

“是这样的吗？”齐简公叹了口气。

“伍子胥若返，吴国忠佞自相攻讦，夫差则受恶名。大王不可堕伯嚭术中，戮杀忠贤而遭非议，又何益于齐？”

齐简公亦以为然，即于便殿中召见伍子胥。伍子胥向齐简

公朝拜毕，双手呈上战书。齐简公接了战书，赐伍子胥坐，见书中历数齐国伐鲁慢吴之罪，辞语激烈。他并未动怒，批下战期，定于春末，交付伍子胥，说道：

“太师白发满头，还碌碌奔返于数千里旅途中，劳且乏矣。”

伍子胥道：“君命不敢不从。”

齐简公问吴国事，伍子胥缄口不答。

齐简公问：

“老太师心有怨言乎？果真如此，请留在齐国，寡人将以师礼敬奉太师。”

伍子胥摇摇头道：

“忠臣无二心，臣若背叛吴国，来到齐国，则齐得叛臣，何益于大王耶？”

齐简公并不为难伍子胥，命鲍息领往馆驿，厚为招待，可多住几天。

伍子胥辞谢道：

“既得大王批覆战书，臣即刻南下返吴，恐误限期，就在此拜辞大王了。”

齐简公亦为之惘然心悲，不觉起立，拱手道：

“望太师多多保重！”

伍子胥回到鲍息府第门口，并不入内，忙告别欲行，连赶出来的伍丰也闻之愕然。鲍息不肯，一定请伍子胥进家略事休息，吃餐饭。

伍子胥道：“老夫望能速归，劝阻大王北上伐齐兵马，心急如火，眼下纵有琼浆玉液，也咽不下去呀！”

正说着，忽见有内侍两人送来齐王馈赠礼品，伍子胥拜谢收下，悉交付于鲍息，乃跨马拜别。鲍息无奈，与伍丰一起，

直送到临淄南门外二十七里之路亭——即后人名为“别胥亭”处。伍子胥勒马停止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，交给伍丰道：

“他日越兵犯吴，儿即归，勿恋齐也。将此书信面呈吴王，杀勾践，斩其首，祭于阖闾王墓前，以报天恩。在齐，侍奉鲍息兄长亦如侍我，勿辱伍氏忠良之名。”

伍丰双手接受书信，泪水悄悄流下。伍子胥向鲍息一拱手，说声：“多谢贤契！”拍马驰去，一直没有回头。

日复一日，伍子胥马不停蹄，往回奔驰。

这一天，他远远就望见迎面来了两列马队，忙往跑边一闪，但见骑士们皆着犀甲，头戴金盔，左手举旗，右手执旆，马尽披铠，队形严整，驰骋而过。后面旌旗缤纷，遮天蔽日，一队队士兵，手里拿着长矛短剑、尖枪阔斧、弯弓曲钩，一片戈林戟丛，不可胜计。中间凡有尘烟飞扬处，都是轰隆隆滚滚而来的兵车、武车、轻车、驰车、广车、旄车、革车、辎车……无边无尽，望不到头。

“迟了，吴军已北上矣！”

伍子胥的心已被战车的声音碾得粉碎，低下的衰老白头，再也无力抬起来了。

“呀，太师！”

有人惊呼，一提马缰，来到近边，扶住了伍子胥右膀。

伍子胥睁开早已溢满泪水、有点昏花的眼睛，看见了王孙骆的模糊影子，忙问道：“司马，你们北上伐齐了？”

“是。”王孙骆点点头，“太师战书批覆了么？”

“批覆了。”伍子胥答。

“好险！”王孙骆心头落下一块石头，“大王不待战书便兴师北上，齐国知道，太师还有命吗？没有批覆战书，太师又哪能面见大王？”

“大王呢？”

“在军中。”王孙骆说，“我领太师去见大王。”

说着王孙骆将马缰一收，掉转马头，沿着路西边回走，伍子胥跟着。

“这次大王伐齐，调集了九个郡的十万劲旅。”王孙骆说，“勾践也派三千越卒来，由诸稽郢率领。在姑苏，一同实行了立卒伍、定行列、正纵横的排兵布阵大操练。”

“这么多人！”伍子胥失声惊呼，“谁守姑苏？”

“华登老将军，姑苏还有四千多人。”王孙骆又补上一句，说，“不过都是一些老弱残兵。”

伍子胥用力睁大眼，望望从身边走过的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吴国健儿，不禁深深沉思：他们才是吴国的真正健儿呵！没有他们会有吴国吗？不会。争霸可以，也不该拿十万条生命作孤注一掷呀，太轻率了！阖闾曾经用兵不过三万。且不谈行军途中的艰险与遥远了，也不谈强大的齐军虎视眈眈，正张大嘴巴等待着吞掉他们，光想想十万大军的人粮马料要多少呵！一年中，士兵们能吃掉七十二万石米，或者一千六百多万石粟。马要吃去一百八十万石饲料，七百二十万围饲草。即便食盐，人马也要有七万零四百石才行。供应这么多的粮草，越山岗，渡江河，牛挽骡载，舟运筏渡，乃至人力挑运，谈何容易？大王真是疯了！

“这次大王率中军亲征，”王孙骆继续说，“胥门巢将上军，王子姑曹将下军，展如将右军，专毅将左军，大王自己坐镇中军，已遣人约会鲁哀公合兵攻齐了。”

他们来到中军，见夫差正坐在战车上，右有伯嚭，左有逢同按辔徐行在护卫吴王。伍子胥上前献出战书，夫差看看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伍子胥称病，不肯出师，辞别吴王及王孙骆诸

人，先回姑苏去了。

路长人困，战马长嘶。

夜已深，万籁俱寂，就连马蹄踏在官道之上也听不出丝微声响；空气似乎凝滞不动，一颠一颠的老马缓慢前行，偶尔打出几声鼻喷，反而愈加显得天地之间幽寂如死水，大地真的酣然入睡了。

三千里路的黄土征尘满身，三十八年来的家仇国恨、君恩友情，压碎了一颗赤忱之心，伍子胥已开始感到承受不住了。

“衰老啊——”

伍子胥仰天长吁。

头顶上一轮白月冷冷当空，撒下来的无边无际的光辉，已将人间缤纷的五光十色吸收得干干净净，只余下朦朦胧胧的一片灰白，显得空旷而又有些冰寒。

他低下头，看见马腹下面有一段小小的暗影，啊，这是与自己生死相伴多年的高头红鬃大马影子，在徐徐前移。自己的影子呢？被马影吞没了，完全吞没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时光真的已将自己磨灭光了！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心血与才智消耗殆尽，被仇恨染白的头发披散于肩头，一双以血与泪洗亮的眼睛渐渐暗淡，行将闭合了。他疲乏得无力伸腿舒臂，宽阔的胸脯也挺不起来，伟岸的身躯向前弯曲，这株岩岩子立之孤松，果真有如玉树行将倾倒了吗？

三十八年前，伍子胥三十七岁，楚国监利人，名叫伍员，子胥乃其字也。人长得足足有一丈之高，腰大十围，两眉之间有一尺宽，目光如电，神勇无比。

一次，伍子胥与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自外地返家，途过一座荒岗，时入凉秋，明月在天，四野辽廓，突见矮丛里蹿出一头嗥嗥叫的饿狼，张牙舞爪，迎面扑来。伍尚大惊，忙用身子

挡住父亲。伍子胥瞋目发指，面对野狼，吼声如雷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那狼竟像被钉子钉住一般，人足立不动。三人惊疑不止，走到跟前一看，狼都被吓死了。此地后来便叫“立狼岗”，纪念伍子胥之神勇也。

伍子胥儿时，与诸小儿在地里挖田鼠，挖到一窠，有五只小鼠，并公鼠、母鼠各一只。田鼠受惊，四散逃窜，群儿大哗，向四方追逐，伍子胥腿快，竟将七只田鼠一一捕获，人以为奇。

楚国太师费无极，以谄佞得幸于楚平王，乃奸臣也。早先受楚平王命，往聘秦国，为太子半建求婚，秦哀公许以自己长妹孟嬴嫁给半建。费无极返国覆命，楚平王诏其带金银珠宝并冰纨绮绣、纯丽彩礼三百车，往秦迎娶。秦哀公大喜，即命公子蒲护送孟嬴去楚，陪嫁礼品一百车，从媵之妾五十余人，极为隆重。

费无极先一日进郢都，私觐楚平王，禀报这次娶亲盛况。

楚平王听了，问道：“孟嬴这人怎样？”

费无极奏道：“孟嬴的确是旷世佳人，即便古之妲己与骊姬亦难及其万一也。”

楚平王听得沉吟不语，满脸通红，费无极素知楚平王好酒淫乐，心下已经明白楚平王爱慕孟嬴之美色。于是献计将秦媵全都调开，召集楚宫媵侍扮成秦媵，选秦媵中一名齐女装扮成孟嬴，送进东宫与太子半建成亲，将孟嬴换下。楚平王心中大喜，早把人伦、礼法丢到九霄云外去了，从此日日夜夜深居宫中与孟嬴欢宴，连国政也不理了，还不许半建入宫拜会生母蔡氏夫人，使得朝廷上下，无不惊讶。一时间外面沸沸扬扬，传出一些太子娶孟嬴后之怪事。费无极也怕太子知觉，祸将及己，就与楚平王密谋，将半建调离王都，出镇北方边陲城父，

命半建师伍奢辅助太子；又以奋扬为城父司马，并谕之曰：“事建如事寡人也。”太子一走，楚平王更无忌惮，把蔡夫人调到郢，立孟嬴为夫人。

过一年，孟嬴生一子，楚平王爱之如珍宝，于是就叫半珍。孟嬴常思太子何以如此衰老，来楚后为何总未拜见楚平王及夫人蔡姬？于是细细盘问宫人，宫人无法隐瞒，遂说明经过。孟嬴听了凄然泪下，不言不食，慌得楚平王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道出真情，百计媚之，并答应立半珍为太子，并将这事告诉了费无极。费无极知道事已败露，害怕自己难逃一死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乘间潜于楚平王道：“伍奢求助于晋、齐两国，将与太子谋叛，大王不可不防。”

楚平王说：“太子平日柔顺孝敬，怎会有叛逆之心？”

费无极道：“太子已知齐女并非孟嬴，生一子，名半胜，盖欲胜过半珍，将报复也，久在城父缮甲厉兵矣。大王若不明白，臣即逃奔他国，免遭太子杀害。”

楚平王正想废半建立半珍，乃听费无极计谋，召伍奢进京，关起来逼供。又密谕司马奋扬袭杀太子。奋扬大惊，即使心腹驰告太子说：“一刻也勿迟疑，速速逃命！”自己整顿兵马，喧嚷嚷嚷，直奔太子府，包围住王府，大喊大叫，前后搜查，半建携带齐女并儿子半胜已经出奔宋国去了。奋扬使城父之人将自己钉入囚车，解到郢都，献给楚平王。

楚平王一看，奋扬钉在囚车里，大惊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奋扬奏道：“太子逃脱了。”

“胡说。”楚平王怒道，“寡人给你密谕，谁人告诉他了？”

“是罪臣告诉太子的。”奋扬说。

“你找死！”楚平王的脸色气得发白。

“大王曾命罪臣‘事建如事寡人’。”奋扬并不惊慌，慢声

慢语地说，“罪臣谨遵圣谕，不敢贰心，于是通知了太子逃走。后来想到又违了大王今日之密诏，罪不容逃，因此囚来请罪。”

楚平王听听想想，这些话说得也都句句真实，无不在理，就问道：“你私自放走太子，又来见寡人，难道就不怕死吗？”

“臣未遵从大王诏令杀死太子，已犯罪了，如果逃死而不来，岂不是罪上加罪么？”奋扬流下了眼泪说，“何况太子并没有丝毫谋叛的行端来，杀他也没有借口呀！大王的太子若能因之而生存下来，这才是楚国的大幸呵！小小罪臣即便死了也是甘愿，心无悔恨矣。”

说罢欷歔呜咽，流泪不止。

楚平王惘然无语，面有愧色，徐徐始叹道：“奋扬虽违诏谕，然其忠直可嘉也。”

遂令人打开囚车，放了奋扬，赦免其罪，仍然拜他为城父司马，使其依旧回归故地。奋扬谢恩毕，独自一人骑马，回城父去了。有诗赞奋扬道：

忠义难全愧虚生，
不愿逃刑就鼎烹。
巍巍奋扬乃巨松，
大风雨中传清声。

伍奢父伍举，事楚庄王，以敢于直谏著称。伍奢亦如其父，禀性刚直，被关进天牢，日日审讯，逼他承认与太子半建谋叛。伍奢气得浑身发抖，破口大骂费无极谄主以邪，败乱朝纲，实无耻之尤，必遭天诛，吓得费无极慌忙逃开，再也不敢叫了。

一晃过了三年，楚平王见朝野上下谈论孟嬴事者日少，想

起伍奢，便亲自提询，问道：“汝果真知太子谋叛事吗？”

伍奢奏道：

“大王纳太子妇已过矣，复听信奸臣诬蔑，而疑自己骨肉，未免过差。夫仁者，以亲亲为大，大王至仁，何忍心于此？”

楚平王想想太子建平素温顺，亦不至于有谋叛。抬头望见伍奢手铐脚镣，蓬头垢面，语音苍凉，衰老多了，心中惘惘，久久不语，未免躬而自恋矣，退而召费无极商议道：

“伍奢囚禁已久，可决狱矣！”

费无极听说心惊胆战，生怕伍奢出来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，思索好久，才奏道：

“大王，若放伍奢，则彰君过矣！未若杀之以灭口，伍奢有二子伍尚、伍员皆在城父，大王诏伍奢作书召之来郢，一并除之，否则必为后患。”

楚平王允诺，即命费无极同党、大将鄢将师持伍奢手书驰三百里，径往城父召人。鄢将师会见伍尚，呈上书信，说道：

“大王误信人言，囚系尊公三年，诸大臣力辩，始白其冤。大王轻信谗言，遂拜尊公为相，弥缝已失，并封伍尚为鸿都侯、伍员为盖侯。相国命本官持书前来迎迓，请即刻起驾，以慰尊公殷殷之望。

伍尚一看，果然是慈父手笔，大喜，入室告诉伍子胥，伍子胥感到事有突然，沉吟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父囚系入狱，三年音讯都无，今请大将军传送书信，为何不使用家人？父能免死，已属大幸，岂能拜相？我兄弟无功，怎能封侯？是诱我兄弟去郢，以绝楚忧也。纵有父书，未可深信。”

伍尚想想，也是满腹疑团。

伍子胥决然说：

“我兄弟速速离楚，楚人畏惧，不敢杀我父；若往，反促

父死。”

伍尚听罢，泫然下泪道：

“吾弟有经文纬武之才、扛鼎拔山之勇，非愚兄所能及。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，若见父一面，死也是甘愿，我当以殉父为孝矣，弟可以复仇为孝。我随延郢将师去，吾弟速行毋滞。”

伍子胥含泪拜别伍尚，自回内寝去了。伍尚出来见郢将师道：“舍弟偶感伤寒，适才睡着，明天当携他拜会将军。”

郢将师说声“也好”，便告辞去了。

伍子胥回到房中，将郢将师召他兄弟去郢都事——对妻子贾氏说了。那贾氏出身于仕宦世家，是个知书达理之人，寻思良久，也认为拜相、封侯不可能，问道：“来人要你兄弟何时出发？”

伍子胥道：“即刻就走。”

贾氏摇摇头说：“这就怪了。既不见家人、婢女来接，又未言要嫂嫂与妾同返，纵然父子会聚可喜，何其急也？平日公公为人稳健，忧国忘家，今天何至于此？君意既决，速奔毋滞！纵然错了，再返也无大害。”

伍子胥不觉堕下泪来，说道：

“既伤与汝生离，又忧与父兄死别，我心寸寸磔裂矣。”

贾氏怒眉竖目，叱道：“大丈夫何柔茹寡断作小儿女态？而念念于妻子，不能报父兄之怨，妾以为羞。”

她拿起剪刀，破喉而死。伍子胥痛哭一场，换了一身素白衣裳，挎了祖父伍举佩带过的七星宝剑，背着弧弓，叩别兄嫂连夜走了。

伍尚将家中诸事料理一番，天已大亮，草草饭毕，往见郢将师道：“我弟不愿封侯，已离家矣。”

郢将师无奈，只得带伍尚返郢，往见楚平王，楚平王命与伍奢囚在一处。费无极又奏请楚平王派兵追捕伍子胥，并画影

图形，告榜天下，有能捕获伍员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上大夫；若留及纵放者，全家处斩。各处关隘与交通要道，缉拿尤为紧急。

伍子胥沿着大江踉跄前行，忽听后面噪声甚急，掉头一看，只见尘土飞扬，车驰马奔，正不知有多少人追来！伍子胥回转身子，持弓立于路中，冷冷望着。但见有位将军驱车直驰在前，大声叫道：“伍子胥往哪里逃？”

伍子胥认得是武城黑，问道：“将军来此何为？”

武城黑喝道：“汝父兄怂恿半建谋反，皆入天牢，汝速归，可饶不死。”

伍子胥听说，勃然大怒，举弓便射，一箭射死驾车的；一箭射在马脸上，马仆地而死；武城黑跌倒在地，正欲爬起，忽听“嗖”的一声，冠缨被射断了，吓得他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，只听伍子胥怒道：

“我伍氏对待楚国，三代忠良，岂能谋叛？今留汝命，归报楚平王，放我父兄。否则，我必斩王首，抉王目，灭楚，毁楚宗祀！”

说罢扬长而去。

入夜，冷月像碎银一般洒在大江水面上，水面摇摇晃晃，閃閃烁烁，江边一簇簇的芦苇、水草，风吹过，两面摆动，窸窸窣窣，颇凉意。伍子胥抬头望望天上北斗星，觉得眼前途程茫茫，百感凄惻。忽有疾骑，骤至身侧，问道：“莫非是伍员？”

伍子胥一看是左司马沈尹戌，忙道：“老伯，正是小侄。”

沈尹戌忙道：“汝父兄俱被杀害，大王令我追汝。速置素袍、布履于江边，入苇中躲藏，得脱，即去宋国保护太子要紧！”

说罢，又吆喝前去。伍子胥去袍脱履，隐入芦苇之中，须

舆，忽听路上人声鼎沸，火把通明，有人叫道：“这儿江边有布覆，柳树上挂着白袍，火速报告司马！”不久，就听沈尹戌道：“伍员畏罪，投江而死，我们回郢都禀报大王。”过一会儿，人声渐远，只听见江水拍岸，一阵阵哗哗声响，伍子胥说声：“惭愧！”哪敢停留，又连夜前行，径往睢阳进发。

这一天，伍子胥见一簇车马迎面而来，便退在路边持弓以待，忽然车停住，下来一人，拱手道：“子胥为何在此？”

伍子胥见是兰交申包胥，跨前一步，问道：“哥哥从何处来的？”

申包胥道：“我出使晋国，今日返郢，没想途中幸会，弟将何往？”

伍子胥见问，心中一惨，遂将楚平王枉杀父兄之事，哭诉一番，说道：“弟去宋国，觅得太子，借兵灭楚，以泄吾恨。”

申包胥闻之恻然，沉思良久，始道：

“我欲教弟报楚，我不忠矣；教弟不报，又陷弟于不孝，弟其行矣，前途珍重。以臣仇君，愚兄以为不足法，弟若危楚，我必安楚，各行其志。”

乃赠伍子胥金五百、衣两袭、布履一双，洒泪而别。

伍子胥至宋，寻到太子聿建，抱头大哭。这时宋国君臣上下互相攻讦，聿建并未见到宋元公，乃离宋去郑，华登仰伍子胥为人，赠五百金为川资。

聿建一行四人至郑，郑定公时与楚平王不睦，使行人致馆，厚其凛饩。聿建见郑定公，哭诉冤情，郑定公说：“郑国兵寡力微，太子欲报仇，何不谋之于晋？”聿建只身去晋，拜见晋顷公，晋顷公正欲并吞郑国，再攻击楚国，就请聿建为内应，允以郑地封给聿建。聿建欣然允诺，返郑，告诉伍子胥。伍子胥大惊道：“郑定公忠信待我，若谋郑，信义俱失，何以为人？”聿建不听。约期已近，计谋泄露，郑定公设宴于后园，

邀请半建夫妇，一并斩之于席间。

伍子胥携半胜逃出，昼伏夜行，途经陈国，知陈惠公奉楚平王之命也在捉他，不敢停留，继续东行，将去吴国。

这一天，伍子胥与半胜来到历阳山，离昭关约有六十里。半胜幼小，如何走得动，早累得哭了，伍子胥也已经背不起半胜，于是躲进一处密林里歇脚。忽见有位老人拄着手杖，入林靡靡而来，见到他俩，略一注视，问道：“阁下莫非是伍子胥吗？”

伍子胥暗吃一惊，徐徐问道：“老丈问这干什么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是扁鹊之弟子东皋公，今老矣，隐居于此。前天昭关右司马逵越染疾，邀老夫诊治，偶见关上挂着悬赏捉拿伍子胥的榜像，与君仿佛，是以问耳。”

于是邀伍子胥东行二里许，经过一座浅滩上的小板桥，走入一道小小笆门，翠竹满园，竹径尽处，有土屋三间，乃入内，就座，献上茶。

伍子胥拜道：“小侄正是伍子胥，此楚平王太孙半胜。”

遂将楚平王与费无极君臣诬害太子半建事详尽谈了，东皋公听了捻须叹息，问道：“今欲何往？”

伍子胥道：“想过昭关，东去吴，借兵灭楚，为太子与自己的父兄报切骨之仇耳！”

“谈何容易！”东皋公摇摇头，吁了一口气才说，“昭关在小岷山西边，有两座山对峙而立，山中间留有一口处，即为隘害。楚将逵越亲自勒重兵守住，盘查往来庐濠之人甚紧，何能飞越？”

伍子胥低头没有话说。

东皋公想想说：“足下先陪太孙吃饭休息。老夫去寻亲友，想一个万全之策，渡过去。”

饭毕，伍子胥抱太孙上床睡了，听听东皋公也出门去，自

己怕过不得昭关，辗转寻思，反侧不安，身心如在芒刺之中，睡睡又爬起来，走走又躺下去，忧怖焦灼，无法平静，只有抱臂环室行走，不知东方之既白矣。东皋公推门而入，大惊道：“只一夜工夫，足下何苍老如斯？”

伍子胥取镜自照，只见自己须发尽白，大恸道：“天乎，大仇未报，双鬓都斑白矣！”

后人言，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头，果有此事也。

东皋公笑道：

“如此更好。我带足下看望另一位伍子胥去。”

伍子胥见老人乐呵呵地领着他走进客房，远远就望见草墩上坐着一个人，身長九尺，眉广八寸，果然与自己相似，这人名叫皇甫讷。东皋公请他着伍子胥衣鞋，扮作伍子胥，仓皇出关，故意让守兵擒获，乘昭关门口混乱之际，伍子胥身背耒耜，半弯下腰，搀着村童，夹在人群之中出关。伍子胥也认为可，谢过东皋公与皇甫讷，将衣脱给皇甫讷，自己只穿紧身褐衣，半胜扮成村童。四人急匆匆来到昭关，正值开门，皇甫讷直冲向关外，守关人上前捉住，细加盘诘，皇甫讷不答，守兵再留神一看，大呼道：“此伍子胥也。”过来几名守兵，绑住皇甫讷，送往右司马遠越将军处，一时间无人把关，伍子胥乘乱出了昭关。后来皇甫讷被东皋公救回，回到家里，发现床上留着衣裳及许多金子，乃伍子胥酬谢东皋公与皇甫讷也。

伍子胥背起半胜，怕人追赶，快步疾行，不分昼夜，哪敢停留。这天来到鄂浦，眼前是一道辽阔的大江，波涛连天，浩浩茫茫，如何飞渡过去？心中焦急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坐在江边怔怔发愁。约摸一个时辰，遥见江心有一叶渔舟，从下游逆水浮来，伍子胥大喜，连声大呼：“老丈渡我，老丈渡我！”

那老渔翁渐渐划过来，向伍子胥两人望望，见岸上有人向

他的渔舟窥探，忙又将船划走，只是嘴里轻轻地唱着渔歌道：

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
与子期乎芦之漪。

伍子胥明白，渔翁畏人见着。自己与半胜沿着江岸往下游走去，看见江边有一个小小沙洲，长满芦苇，就躲进芦苇丛里。没有多久，又听见了长橈击水声音，老渔翁唱道：

日已夕兮，予心忧悲，
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
事寝急兮当奈何！

伍子胥与半胜慌忙钻出芦丛，登上渔舟，老渔翁划过五六里阔的江面，靠了岸。伍子胥抱着半胜，谢道：“丈人之恩，没齿不忘。”

老渔翁注视良久，叹道：

“足下乃楚人伍子胥，何饥困如此？我为汝取饭去。”

老渔翁将舟系于绿杨树下，便扛起木橈，入村取食去了，没多一会儿，就用木橈担来麦饭、鲍鱼羹与盎浆，伍子胥与半胜多少天来才吃上一顿饭，真是狼吞虎咽，须臾立尽。伍解下佩剑，双手捧上说：“老丈，小侄果然是伍子胥。此剑为伍家三世之宝，上有七星，谨以此报答丈人之惠。”

今天武昌东北通淮门外，犹有“解剑亭”也。

老渔翁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贪上卿之赏而利你一剑乎？君子无剑不游，汝从此往东南去，入吴境矣，可速行。”

伍子胥谢道：“丈人既不受剑，乞示尊讳，以图后报。”

渔翁道：“汝逃楚难，老夫纵楚贼，罪俱该死，何用姓名为？若天遣相会，但只呼‘芦中人’、‘渔丈人’便可。”

伍子胥拜别渔丈人，又南行多日，入吴国境。这才是劳乏能忍，饥饿难挨，饥为吃不饱，饿乃大腹空空，难怪古人说：“宁一月饥，无一旬饿。”半胜饿得哇哇直哭，不要说走，就连坐也坐不住了。伍子胥也是饥火中烧，纵然讨到一口吃的，也都先让半胜吃，自己早饿得头晕目眩，难以举步矣。这天坐在溧阳濑水旁，痴痴地看着一位女子浣纱。半胜见河边竹筐中有饭，不禁嚎啕大哭，想要饭吃。那个女子回头看见一老一少，饿得脸黄肌瘦，心中悯恻。

伍子胥欠身道：“姑娘赏口饭给孩子吃吧！”

那女子点点头。

伍子胥慌忙掏几口饭给半胜吃了。

那女子说：“看君似有远行，既食矣，何不尽饱？”

伍子胥听说大喜，与半胜一起，将麦饭、盎浆吃得净光，谢道：“伍子胥得姑娘活命之恩，他日定当厚报！”

那女子垂泪道：

“妾侍寡母，三十未嫁，今与男子交言，败义堕节矣！”

说着，怀抱一块大石投水而死，伍子胥急往抢救，仅捞起那块石头，凄然久之，咬破指头，沥血书于石上云：

尔浣纱，我行乞；

我腹饱，尔身溺。

十年之后，千金报德。

拜石而去。

后来伍子胥败楚国，追索楚昭王。至郑，围城，郑定公大

怖，杀逃亡至郑的楚令尹囊瓦以献于吴军，伍子胥不去，欲灭郑，以报楚太子建被杀害之仇。郑国上下无不惊恐，于是榜告于市，求能退吴兵者。渔丈人之子扛一木橈，缒城而下，径入吴营，叩橈而歌曰：

芦中人，芦中人，
腰悬宝剑七星文，
记否渡江时，
麦饭鲍鱼羹？

伍子胥闻歌很惊诧，命士兵召来，问道：“汝何人耶？”

歌者举橈答道：

“将军不识此长橈乎？小民乃渔丈人之子也，先君惧捕，全家将遭杀害也，乃投鄂浦而死矣。”

“啊——”伍子胥惻然伤悲，不禁下泪道，“丈人为我而死，恩大如天，恨未得报，今日幸会，来此何为？”

渔丈人之子说道：

“郑国上下，军民百姓，无不惶惶终日于危城之中，惧将军兵威，悲叹存日无多矣，小民念将军曾与先君有仓卒之遇，冒死而来，欲从将军乞赦郑国耳。”

伍子胥仰天长叹道：

“我得丈人活命之恩，始雪弥天大恨，上天苍苍，岂敢忘耶？”

第二日便罢兵解围而去。

郑定公大喜，封渔人百里之地，人称之为“渔大夫”。后溱洧之间“丈人村”即其处也。

伍子胥带兵过历阳山，寻访东皋公与皇浦讷，庐舍俱不存

矣；去小岷山西，毁了昭关的隘害；至溧阳濑水，见石上血书犹在，未知女家，乃投千金于河，明不负言，后有人告诉浣纱女老母取去，至今其水仍名为“投金濑”也……

伍子胥缓马于朝晖之中，缓缓而行。

将军白发，征夫之泪，真正可悲的不是年老，而是“壮志未酬三尺剑，故乡空隔万重山”的凄凉之情。

他来吴已有三十八年之久。三十八岁，是一个步入壮年、大有作为的似火年华，他刺杀王僚，为阖闾夺得吴国王位；阖闾伐楚为他报仇雪恨；受恩必报，阖闾死于越战，他已生执勺践，恨未能亲刃其首以奠先王，椎心泣血，哀何能已……

“老太师！”

伍子胥看见宛夷子跪在路旁，大惊，忙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此地新建‘梧宫’，娘娘就住在里面。”宛夷子说，“宫门口有座小土岗，叫‘望齐岗’，娘娘命宫女日夜于岗顶北望，冀传骑送来大王音信，适才望见太师，故特赶来迎接。”

忽见有个宫娥飞奔而至，高声呼叫：

“娘娘请太师入宫相见。”

宛夷子牵马前导，伍子胥慢步徐行，见梧宫北边，果有一座小岗，不高，松柏茂密，清静幽寂。宫门两侧有八株梧桐，枝叶交错，亭亭而立，似拱手迎人。门内有条白石铺的小径，逶迤西去，径两旁都是梧桐，中无杂树，间以艳花丽草，小径幽深，时为浓荫掩盖，约半里许。石径分往南北，抱一小池，至池西，又并而为一，径直往西，池水约四尺深，清澈见底，水由池底涌出，最为奇特。池周山石起伏，似天然池崖，错落有致。池上南北横一小桥，由桥上过，便见山石上面悬蔓垂藤，枝叶披离，池畔杨柳，低枝拂水，上下交映成趣。池西石

径，较为宽而且直，前行百数十步，就看见有四名宫娥前来迎接。复前行，有一排黄色宫殿横在眼前，门东向，敞着，西施、移光等人俱在门内迎迓。伍子胥忙快步前趋，叩问娘娘万安，然后坐在西施左侧的一个红色绣墩上面，宫娥端来茶水糕点。

“老太师自齐国回来？”西施问。

“是。”伍子胥毕恭毕敬地回答道，“臣去下战书，得齐简王批覆，已经面呈大王了。”

“老太师年事已高，犹卑身贱体，碌碌于风尘中，不避劳辛，以安国家，乃千古贤者。”

伍子胥摇摇头，说道：“臣不敢望。贤者光明守度，有若圣地，掘之能得甘泉，解民燥渴；可种五谷、植草木；能繁衍千禽万兽，不动而变，无为而成。臣不见信于君王已久，未能齐家治国，忠且不足，何能言贤？”

默然。

久久，移光问：“老太师见齐国景况如何？”

伍子胥说：“齐国乱得很。齐简公立左相闾止以分右相陈恒大权；陈恒则以攻鲁抗吴，欲死国书、高无平，灭闾止之党，除尽异己，然后废齐简公，独揽齐政，君臣各有私心。齐将士颇有风闻者，大将公孙夏命其士兵唱《虞殡》悼亡之歌，歌声哀切；将军陈子行命其士兵口皆衔玉，哀己将死也。鲁国士兵都害怕国破家亡，人人挥泣奋臂，甘为社稷执干戈，决一死占；吴军十万，志在伐齐，吴、齐未战，胜负已定矣。”

移光喜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大王必然胜了！”

“悲就悲在这里。”伍子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西施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胜利有什么可悲呢？”

“娘娘，”伍子胥哽咽着说，“兴十万之众，率师数千里，日耗数千金，不念士民死亡，徒争一日之胜，吴、齐风俗异，

言语不同，得其地不能处，得其民不能使，何益于吴？况身后留有仇敌勾践，乃养痍于背，大王不去其祸，外复求怨，犹如担心虎患而全力去猎杀野猪，纵获大胜，又何喜乎？”

移光叹道：“是这样的吗？”

伍子胥继续说：“勾践外是温恭之貌，内怀虎狼之心，苦身劳心，不忘复仇，夜以继日，训练士兵，剑矛弓矢，无不精良，大王醉心于施小仁而养大仇，若投卵于巨石之下，而望其必全，岂可得耶？”

沉默良久。

“臣来吴时，年三十七，风华正茂，胆壮气足。在楚境军祥大战中，秦、楚联军围困伯鼯，吴军万人，伤亡殆尽。臣率兵驰救，怒骑横戈，如飞独入敌阵，厉声喝道：‘伍子胥在此！’震天动地。敌兵惊呼：‘鞭尸爷爷来了！’有人吓得堕马，敌兵披靡，溃走五十里不敢停歇。”伍子胥眼中泪水欲溢，“臣在吴国已三十八年，即便饮太湖水也比饮大江水多一年，身体发肤生于楚而成长于吴，粉臣之身，碎臣之骨，亦何足以报吴王再育之恩？臣请辞，即归姑苏。”

“呀，”西施惊道，“太师耄矣，该休息几天再去才是。”

“三十七、三十八，两个多么美妙的年华呵！如果加在一起，那就令人不寒而栗了。日月逝矣，岁不与我，臣的面前道路已经太短，还敢休息么！”伍子胥目光迷茫地伸出右手，似乎在摸什么，也许想将生命拉住，可他什么都没有摸着，“何况休息不能逃离死亡，只能增加衰老，向死亡走近。”

说着翻身伏地朝西施叩头辞行，惊得西施、移光一齐奔向前面，将伍子胥搀扶起来。伍子胥浑身颤抖，早已涕泗满腮须了。西施与移光一直送到梧宫门口，才由宛夷子诸人扶伍子胥上马。伍子胥一拱手，返身策马，缓缓隐入沉沉暮霭之中……

“老太师人如明烛，”移光吞声饮泣，不能自禁，“心地光洁，照亮了整个吴国。”

“不，”西施愁怨交集，如诉如泣，“太师乃朝暈，即便到耄耋暮年，也若晚韦，亮彻天宇，光辉四射，真天烛也。”

“天烛？”移光略显惊讶。

“我们点燃起许多蜡烛，才能照亮一个房间；太师这支烛，却能使伟大的吴国放射出五光十色。”西施沉思着说，“我在会稽土城，就听见太师不少传闻，夫椒败后，文种大夫携黄金千镒、白璧二十双与美女八人，欲贿太师及伯嚭向吴乞降。他听说太师每餐必食青菜，有人问太师，‘何自俭若此？’太师叹道，‘时时自警，勿使吾民有此菜色耳。’文种惊恐，不敢往见，及闻伯嚭贪鄙好色，乃亲自捧全部贿单献给伯嚭，伯嚭大喜，尽收所赂，和议乃成。有人问文种，怎么相信伯嚭？文种笑道，‘伯嚭是一个坏人，但他有两个健全的胃，吞下双份贿品；通过他的胃，就能到他心里，能这样，什么事不能做好呢？’太师刚直不阿，全心为民，他肯丢弃吴国的利益吗？当然不会。”

移光叹息道：“刚不苟和，致使太师失大王欢。人言金刚易折，况人乎？奴婢为太师忧也。”

西施颦眉凝眸，好久好久。

“宁为金折勿卷，宁作刚者不任人伸屈，纵死无憾矣。太师乃华首之老，矍矍良士，最为坚强的了，太师能自全吗？”西施默默沉思，又禁不住长长地吁口气说，“不可能。何况最坚强的人也会含恨死去，离开这冰凉的世界。世界，太寒冷了！”

泪珠经过西施失神的面颊缓缓下堕，一滴、两滴、三滴……

四 杀人如麻，不得善终

夫差何其残暴，何其愚昧！

烟尘滚滚，五百匹金镫铁马急速驰奔，疾若风雷，夫差一味催促，日夜兼程，飞返姑苏。

“这次北上击齐，胜得彻底，胜得痛快！”夫差纵目四顾，天高地旷，心胸豁然，意骄志逸，其乐融融，“诸侯霸主宝座已在眼前，正待寡人升阶就坐了。”
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在长长黄土官道两旁的岗麓矮丛之中，不时冒起一两株紫色、白色或者红色的紫薇花，偶尔还会出现零零落落的鲜艳的一串红，为冷落的秋天荒原点色缀彩，但看上去，毕竟还是寂寞可怜。风也似乎比其他季节强了不少，丝丝不停地迎面扑来，已经微微透出凉意了。

驺骑申公赤颡急驰而至，禀道：

“大王，可否在近处寻个宿地？”

夫差望望天色尚早，问道：“前面是什么地方？不能再走一程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申公赤颡向前面望望，摇摇头说，“前面是句曲，即便马不停蹄，也得半夜才能赶到。”

“句曲？”夫差大为兴奋，叫道，“那就连夜赶！”

“这不行。”奚斯说，“长途行军这么久，纵然人不叫累，马也乏力了。”

夫差召来王孙骆、伯嚭，命他们带领将士们自行返回姑苏，自己却领着二十余骑直奔句曲而去。

秋来早晚凉。

当血红的晚霞缓缓消失于长空之际，忽地狂风卷地而起，尘沙满天，乌云密布，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申公赤颖禀奏道：“大王放松马缰，任马徐行，老马识途，不会走失的。小臣先行一步了。”

说罢，疾驰而去。

走到半夜，夫差诸人又饥又渴，人困马乏，疲惫不堪，忽见远处飘浮着许多隐隐约约、时明时灭的闪闪烁烁火星，有似碎涟漾去，又如游云游来，高高下下，散而复聚。正惊讶间，忽见申公赤颖飞骑而至，禀道：“大王，西施娘娘在路边候驾了。”

夫差大喜，拍马先行，没多久，渐渐看清路旁有许多盏红色的大大小小的瓜灯。望见夫差，人们都伏在地上，欢呼：“大王万岁！”西施、移光诸人都跪在路中迎接。夫差跳下马，宛夷子将马牵走。夫差扶起西施，令众人平身，喜孜孜地向西殿走去。

宫殿中灯火齐明，桌上放满酒菜，略事休息后，夫差由西施陪同共进夜餐。宛夷子领来女乐，夫差因过分劳累，下令免了，独自与西施饮酒说笑，甚为欢乐，对西施笑道：

“寡人筑梧宫于此，正为与西子相见之速耳。今北上一击，溃齐师十万，鲁人感泣；宋、卫诸侯无不惶悚，拱手听命。寡人屯吴师于汶上，不日将挥戈去晋，那时霸天下者若非寡人，其将谁属？”

西施一怔，问道：“大王还要北上？”

夫差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
“吴乃蛮夷，自泰伯起，迄今已历二十六世，素为各诸侯国所轻，惟寡人好高，且能骛远，将称霸于天下，大振吴国之雄风，九仞之山行成，寡人岂吝一簣土乎？”

西施低头没有话说。

忽然隐隐约约传来小儿拍手唱歌之声，由远渐近，又慢慢远去，音响凄切。

夫差召来宛夷子问道：“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唱歌，声音何其悲也？”

宛夷子道：“这是本地小儿聚在一起，踏步拍手，信口和声桑唱，乃儿歌也。入秋来，每夜都唱，童音清脆，故能传远。”

夫差问道：“都唱些什么呢？”

宛夷子道：“我曾亲自问了几个小儿，他们唱的是：‘梧宫秋，吴王愁，黄了桐叶落御沟，随水流去难回头，进不得宫，上不得树梢头，吴王吴王愁愁愁。乃《梧宫悲秋》也。”

夫差怒道：“寡人乃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，威德成于天下，极人间富贵，何愁乎？速拘群儿至宫，尽杀无赦。”

须臾，虎贲抓来十多个小儿，最年幼者仅四岁，立在殿中，个个手足无措，惊慌不安。

宛夷子走上前问道：“孩子，你们为何唱这样歌呢？”

众小儿争着说：

“前些日子，有一个身着绯色衣裳的童子，教我们唱这歌，并且对我们说，深夜唱此，国无战争，家人平安。”

夫差喝道：“一派胡言，拉出去砍了。”

西施忙道：“慢！大王，若儿歌灵验，杀小儿无补于事；若儿歌不灵，妄杀无辜则不仁。况天运有常，春来万物萌生，则喜；秋至万物成熟，老陈凋谢，乃悲，大王悲喜与天同道，何虑乎小小儿歌？”

夫差听说，方才有些愉悦，放了小儿，回头笑着向西施道：

“几个小孩儿，也劳烦西子花这么多心思？”

“几个小儿？”西施心有伤痛地说，“十多条生命哩！”

“你真是。”夫差暗暗好笑，但还是忍住了，“这番击败齐军十万，尸骨遍野，流出的血使溪河水皆赤，那种壮观，怕你见着要吓坏了。”

“那么惨！”

“惨？”夫差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这是战争呀！战争就是杀人，或者被人杀死。这次我们战胜了，吴兵还死伤三四万哩！”

“呀——”西施惊骇极了。

“胜利是用鲜血换取来的！”夫差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

“胜利？谁胜利了？”西施迷茫自语，“血已流尽，人死了，或者浑身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，士兵们赢了胜利，胜利给予他们的只是死亡与伤疤么？这就算胜利？他们需要这样的胜利吗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夫差张大两眼望住西施，“胜利给士兵？士兵要胜利干嘛？胜利只能属于寡人。你知道胜利是什么吗？胜利将使寡人成为天下霸主，各诸侯国每年春秋两季都得向寡人缴纳贡赋，犹如今天的越国每年要奉献给寡人八百车财宝那样，鲁国奉献八百车，邾国奉献六百车，宋国奉献六百车，卫国奉献六百车……你想想看，天下有多少诸侯国？寡人将得到多少贡赋啊！你不喜欢吗？”

西施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怔怔地望着桌面。移光正将开口笑放在她与大王面前。开口笑也就是石榴。句曲的石榴大而呈橙红色，成熟时皮壳胀大裂口，露出晶亮如珠的颗粒，多水而甜，当地人称之为“开口笑”。

移光听说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娘娘，大王说的也许是，人各有命，胜利原本属于君王的。普通人要胜利也没用，即便得到胜利，谁会给贡赋？有那么多的贡赋又怎么用？甚至连放的地方也没有。”

夫差点头笑着。

“唉！”移光轻轻吁口气，深情地说，“奴婢日夜所祈求的则是另外一件东西。”

“你祈求什么呢？”夫差问。

“一朵白色的月季花。”

“一朵花？”西施听说也显得颇为惊讶，“你日夜所祈求的仅仅是朵最常见的四季花？”

“是的。”移光连连点头，“四季花每月开花，也叫月季花，通常花呈红色，又名月月红，也有粉红色花，或者紫色花，或者黄色花。更有一种白色花，极为冷艳，若玉似雪，吐芬流芳，花虽谢尽，香犹抱枝不去，多出自大壑幽谷之间，色净志洁，非一般花所能有。奴婢儿时，嬷嬷常常抱到外面玩耍，遇到人就喜孜孜地说，‘这是我家的一朵白色月季花，纵日光推移，然贞艳无变。’于是取名为‘移光’。每月必为奴婢换一朵白色月季花簪发髻，保佑吉祥。奴婢家屋前后都种的是白色月季花，一片洁白如雪，馥郁侵衣，远馨满村，宛如香国玉世界，令人忘俗。奴婢十四岁离家，恍惚间已七年，嬷嬷想已仙逝了。”移光眼里忽地滚落一滴泪珠。

西施深情地注视着她，夫差则沉默无语。

移光继续说道：

“嬷嬷常常讲故事，很迷人，左邻右舍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都喜欢来听。一次，她说，‘人各有命，不可强求。’听的人都问她，‘命是什么呢？’嬷嬷说，‘老天爷放人下凡投胎，每人都发给一个包袱，这包袱就是命。包袱皮叫生活，里面包着一个人的生、死、耳、目、口、鼻六欲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情。每个人所得到的吉凶祸福、寿夭贵贱等，如劳动与休息、宝贵与贫穷、欢乐与悲伤、健康与疾病、幸福与苦难都极为均匀，因为老天爷是最为公正无私的了。人人拿起自己的包袱，欢欢喜喜准备下凡。这时老天爷突然想起，如果

天上的人走光了，多冷清呀！还得要他们过些时候就回来，于是递给每个人一根绳子捆包袱用，也好背着，省点力气，这绳子叫死亡。包袱皮与绳子缚在一起，因此人有生也就有死。当人们走出天门后，谁都知道自己的包袱里面是些什么东西，忙打开来，一看，哟，全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纸条，上面都写着字，诸如：穿穿绸衣，着着破袄，吃几块肉，啃几根草，辛勤劳动，休息睡觉，欢笑不已，哭过没了……都是些什么呀！瞎扯皮！于是将纸条掏出来，扔掉。刚想按落云头下凡，被太白金星看见了，太白金星一定要大家将包袱并纸条让他看一眼才准许下凡。于是大家只好又跑回去找纸条，纸条很多很多，早成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分不清是谁的了。人们各自抓一些塞在包袱里，给太白金星看一眼，就急忙下凡投胎去了。抓着什么样的纸条，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这便是命，纸条抓得多的，寿长；纸条抓得少的，命短。人不管命怎样，寿多长，但是总得要死，因为没有人将缚命运包袱的死亡之绳解开、扔了，最终就必须死掉。”

夫差听说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嬷嬷讲的故事真是太有趣了，寡人一定抓到命好的纸条了！”

“也许是。”移光认真真地说，“嬷嬷说，我母亲生奴婢时，突见房里白光一闪，说明奴婢来到人间将生活在一片空白里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如果是红光就不同了，可能成为一位贵人。”

西施心里微微一怔，忙问：“这与白色的月季花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因为奴婢命苦，嬷嬷就为奴婢祈禳攘灾。她说白色能给人宁静与平安，洁白如玉，苍黄而不染，终身坚贞不移，有似白色月季花，且四季常有，故以之簪奴婢发髻，祈禳安泰也。”

西施问：“到今天你还戴么？”

“没有戴。”移光摇摇头说，“自从离家去会稽土城，到今天足足有七个年头，奴婢再没有戴过。”

“你不是也很平安么？”

“可已失去宁静。”移光轻轻吁口气道，“奴婢算真正识运知命了。”

这时，西施又想到血流成河、尸体纵横的战争恐怖场面，不禁问：

“难道一个人去杀人，或者被人杀死，也是命中注定的吗？”

移光默然。

夫差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我想这也是命中注定的。”

“是么？”西施略露惊讶。

“就如寡人注定能杀别人，”夫差微微一笑，“而别人却不敢诛杀寡人，因为寡人是吴王故也。”

“这正说明大王有生杀予夺大权，不是谁人命中注定之故，今天大王存一善念，宽赦小儿，就保存住十多条性命，不是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他们有罪。”夫差说。

“大王曾命奴婢讲真话，奴婢不敢忘。”西施真挚地望了夫差两眼说，“听说大禹出门，途中碰到罪人，必定下车垂询犯了什么罪，并且为之哭泣。他认为尧、舜之民，能以尧、舜之心为心，他的百姓则各自以其心为心，这因为他未能先恕而后教之故，才招致百姓犯了罪，心里感到难过。《书》云，‘百姓有罪，在予一人’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。大王若用诛杀来遏止百姓犯罪，犹如害怕蜂蜚而去捅蜂巢一样，反而会遭受到更多的蜂蜚。大王不能倒行逆施，自取其咎啊！更不能枉杀无辜，不然将悔之不及矣。”

夫差听后，沉默不语。

夫差端坐在高平里王宫黄龙的绣墩上，接受文武众臣觐见，又谈了一些胜绩战果。华登禀奏姑苏情况，特别提及太师返后，日夜劳辛，翻修姑苏东城匠门的一段，深挖两丈四尺，已成金城汤池，固不可破，能防东越入寇；还去长水西偏南七十里之吴越接壤处，垒石为门——后人称之为“石门”。建晏城、何城、管城、萱城，以固吴疆，放吴民五千于其边牧养，筑墩高丈余，监视南边越人。南设游屯泾、荫口湖、柴辟塞、鹁子墩、千人坡、南长营、烽火楼……越人行止，皆在目中，边有警，五千人可立至，故名其处为“纪目墩”；还东去武原，欲渡浙水击越，道逢大风而归——

“好了。”夫差听得不耐烦了，将举起来的右手往下一压“太师执拗，老而又不自安恬逸，一味忙于防越，要灭越，想杀勾践，难道他不知道诸稽郢率领三千越兵助吴伐齐吗？”

“不久前，诸稽郢过姑苏城去携李，”华登奏道，“三千越兵个个耀武扬威，一人未伤，是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夫差面呈喜色，“败齐也有他们一份功劳！”

“可我们竟然死伤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吴国健儿。”

“打仗总能不死人呢？”夫差恼了。

“可是越兵怎么打仗的呢？”华登像在自语，慢慢地退回到自己的座墩上。

这一下激怒了夫差，拍起桌子，大声叫道：

“怎么打的？你没听见么？我们全歼齐军十万，获得革车八百辆，虏获粮草、弓矛剑戟无数——”

“还有！”伍子胥声如炸雷，大步跨入殿中，在座诸人无不惊愕，瞠目注视着，“吴国却添了成千上万的老弱孤寡，花费十多万金，死了几万人，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？”

伍子胥解下玉柄吴钩，放在面前，伏地大哭道：

“今胜齐乃小喜，何益于吴？越将亡吴才是大忧也。大王

洞察四方，大德天下，勿信邪说谰辞，且勿养乱蓄奸，应该为吴国人民祈福禳灾，要保护社稷，决不能让勾践捣毁！”

“住口！”夫差佛然大怒，“汝总不忘信口雌黄，诋毁寡人，不畏死耶？”

夫差起立，两手交错于背后，气冲冲地迈步走向内宫。

伯嚭低头竖目，小步屏气地紧紧跟随在后面，见四周无人，低低唤了一声：“大王。”

夫差见是伯嚭，问道：“干嘛？”

“微臣禀报一事。”

夫差站住了。

“太师的儿子伍丰在齐国。”伯嚭很诡秘地说。

“噢？”夫差略显惊诧。

“臣已探听清楚，住在齐国大臣鲍息家中。”

夫差的脸色骤然变了，昂起头，并没答言，大踏步地走入内宫。

夫差在王宫与众大臣议事三天，商讨北上伐晋争霸事，鉴于上次夫差发怒与伍子胥没有到会，会中差不多寂无人声，惟闻伯嚭滔滔不绝，一派呶语狂言而已，连夫差也听得感到乏味。最后夫差留下伯嚭主持磋商，其余众臣尽皆散去……

过了三日，伍子胥与王孙骆正在内厅谈勾践事，忽见一人闯入门内，伏地大哭。

王孙骆一看，惊道：“宛夷子，你来干嘛？”

宛夷子气喘吁吁，不断磕头，叫道：“太师太师，速速逃命，速速逃命！”

伍子胥上前，弯身扶起宛夷子，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慢慢讲。”

宛夷子满脸是汗，目动神慌，双唇颤动，竟不能言，久久方失声大哭道：“太师快快逃命——”

王孙骆为之起立，脸色也变了。

伍子胥微笑着：“我不是好好在这儿吗？要逃什么命呀？”

宛夷子道：“太师快寻个光明处去！”

伍子胥正色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！这儿烈日如火，夜来月色柔和，明丽极了。还有比吴国更明朗的天吗？”

宛夷子急道：“太师火速找个藏身之所吧！”

伍子胥道：“此地有姑苏山、灵岩山、天平山……山山清明，有太湖、澄湖、安湖……湖湖水秀，哪儿有胜过吴国如此明丽的山河呢？我还找什么地方呀？”

宛夷子的眼泪忍不住哗哗直流，哽咽着说：“太师，你不要太执拗了，天天争着要杀勾践……”

“杀勾践，报先王血海深仇，难道不对么？”伍子胥惊奇地问。

“可是大王听不进。”宛夷子说。

“那怪我进谏不力，若天天进谏，大王总会明白的。”

“奴婢久知太师精诚中廉，外明而知时，不以身死隐君过失，为世人景仰。”宛夷子长长吐口气，继续说，“不料太师执拗竟如此，连‘事君数，斯辱矣’这样的道理也不懂了。”

“原来为这事呀！”伍子胥呵呵大笑，“难道为了免遭羞辱，连忠诚也不要了吗？”

“可大王今天要杀你！”宛夷子哭着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王孙骆忙问。

“看！”宛夷子猛地抽出属镂剑，哭道，“这是大王命我赐给太师的宝剑！”

伍子胥快步上前，夺剑在手。

宛夷子突然脸色一变，起立，上前一步，高声喝道：

“剑拿来！伍子胥跪下听谕旨。”

伍子胥双手捧剑，递给宛夷子，与王孙骆一同跪下，恭听

圣谕。

宛夷子哭道：

“太师心昭日月，纵死犹生，与天同寿，垂绩千载。然此剑有寒光，奴婢不忍以冷刃冰我太师肌肤！”

说着，将剑往脖子上一横，一缕香魂，飘飘缈缈飞升九天去了。

伍子胥与王孙骆抢救不及，伍子胥抢剑在手，用衣袖拭去剑刃上血迹，认出是属镂剑，叹道：

“我朝也想杀勾践，暮也想杀勾践，想不到自己反而死在勾践的属镂剑之下。”

王孙骆为之陨涕道：“太师必有尽忠乎？”

伍子胥道：“岂敢后于先贤，使宛夷子蒙羞耶？虽然，我死之后，魂亦去会稽，必杀勾践而后已。请元帅面奏大王：勾践自耕自织，食不求饱，衣服纯素，劝农桑，减田赋，恤贫问苦，广恩博施，奖励生育，生聚已经十年，民丰物阜，是人不死，越必大富；勾践严纪律，宽刑法，明赏罚，惜民力，建城筑池，备设守固，练矛练剑练弓弩，教训多年，士卒好勇，敢赴水火，生死不顾，是人不死；越将强横无敌；勾践礼贤下士，倾听子贡进言，就教于智者，重用计倪，师事范蠡与文种，计深虑远，急国家之难，造舟于浙水，藏兵于携李，志在复国，是人不死，将亡吴国；大王如若不听，可抉我目，悬于东门，也可让我观越兵入姑苏城，明我言之不诬。”

王孙骆躬身敛手道：“喏，谨遵教。”

伍子胥仰天太息道：“阖闾王言，夫差愚而不仁，今知果然。”

说罢泣下沾襟，将剑向胸口一插，鲜血缘刃锋流下。伍子胥死不倒尸，瞠目怒视南方，恨越国未灭也。就连那一滴一滴

滴在地上的鲜红血滴，泥土也不吸收，而源源不绝地流进相府门口的小河里，随水入海，至杭州湾，掀起震天撼地的浙江怒潮，惊涛拍岸，一路上匆匆然有如雷霆震怒，似寻觅勾践去也。